

# 如來藏說的三系

## 第一節、般若學者的佛性（如來藏）說

### 壹、後期大乘中三大系的發展

#### （壹）瑜伽學系

西元四世紀後半起，無著（Asaṅga）、世親（Vasubandhu）的瑜伽派興起，不但論義精嚴，門下人才濟濟，出家眾也相當嚴淨。<sup>1</sup>

#### （貳）如來藏系

這時期，重在如來（tathāgata）本具的如來藏說，在重信仰與修持（念佛）的學流中，流行不衰。如來藏說與瑜伽學，有了相互的影響，開展不同的新猷：理論傾向於真常的唯心（citta-mātratā），事行傾向於念佛（buddhānusmṛti）。

#### （參）後期中觀學系

當然，「初期大乘」經與龍樹（Nāgārjuna）的「一切皆空」說，也在流行；佛護（Buddhapālita）與清辨（Bhāvaviveka, Bhavya）的興起，使後期龍樹學大盛。

#### （肆）小結

「性空唯名」、「虛妄唯識」、「真常唯心」——論義的多采多姿，非常興盛，而在適應印度的時代文化下，重信仰重修持的傾向，由真常的如來藏心說，推進佛法到另一階段——「秘密大乘佛法」。

### 貳、瑜伽學派自宗對「實有菩薩」的歧異

#### （壹）瑜伽學者對「如來藏與我」的解說

如來藏與我（ātman），瑜伽學者是以真如（tathatā）、法界（dharma-dhātu）來解說的；這是無著與世親論的見解，多少融會了如來藏說。

但世親的弟子陳那（Dinnāga），譯作「大域龍」，依下本《般若經》，造《佛母般若波羅蜜多圓集要義論》，卻這樣（大正 25，913a）說：

「若有菩薩有，此無相分別，散亂止息師，說彼世俗蘊」。

#### （貳）無著與世親對「實有菩薩」的解說——調和真常大我

《大般若經·初分》（上本十萬頌），說「實有菩薩」等一段經文，無著論解說為「遣除十

<sup>1</sup> 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p.251-252：

無著、世親的時代，流傳的大乘教典相當多，思想不免雜亂。龍樹（Nāgārjuna）系的大乘空義，也在流行，但顯然衰落了。當時的大乘佛教界，問題多多：有誤解大乘空義的；有依「後期大乘」（如來藏我）而重如來果德的，專說一乘的；傾向於易行的、秘密的。無著與世親，繼承彌勒（Maitreya）學，起來造論通經，導引佛法於正道。又在「佛法」的律儀基礎上，成立菩薩的「三聚淨戒」，使大乘的出家者，過著如法的僧團生活。

種分別」<sup>2</sup>。「實有菩薩」句，是對治「無相散動分別」的，世親解說為：「顯示菩薩實有空體」<sup>3</sup>，以為菩薩以實有空性（śūnyatā）為體的。<sup>4</sup>

（參）陳那對「實有菩薩」的解說——為了遣除初學者的斷見

陳那的解說不同，如《釋論》說：

「謂令了知有此蘊故，除遣無相分別散亂。如是所說意者，世尊悲愍新發意菩薩等，是故為說世俗諸蘊（為菩薩有），使令了知，為除斷見，止彼無相分別，非說實性」<sup>5</sup>。

這是說，說有世俗五蘊假施設的菩薩，是為了遣除初學者的斷見。陳那這一系，重於論理，接近《瑜伽論》義，<sup>6</sup>所以不取無著、世親調和真常大我的意見。

參、為了攝引外道故說如來藏

（壹）《大般涅槃經》：眾生本有如來藏我

如來藏我，是《大般涅槃經》說的。從如來常住，說到如來藏我，我是「常樂我淨」——四德之一，是如來大般涅槃（mahā-parinirvāṇa）的果德。如來常住，所以說眾生本有如來藏我：「我者，即是如來藏義；一切眾生悉有佛性，即是我義」<sup>7</sup>。我，如來藏，佛性（buddha-dhātu），約義不同而體性是一。

（貳）《楞伽經》（世親同時或略遲集出的）

一、「如來藏我」太近於印度神學的「我」，所以《楞伽經》特加以解釋

《楞伽經》（世親同時或略遲集出的）近於瑜伽學而傾向唯心說，也覺得「如來藏我」，太近於印度神學的「我」了，所以特加以解釋，如《楞伽阿跋多羅寶經》卷2（大正16，

<sup>2</sup> 《大乘莊嚴經論》卷5（大正31，618b）。《攝大乘論本》卷中（大正31，140a）。《大乘阿毘達磨集論》卷7（大正31，692c）。

<sup>3</sup> 《攝大乘論釋》卷4（大正31，342c）。

<sup>4</sup> 參見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.192。

<sup>5</sup> （原書p.293，n.3）《佛母般若波羅蜜多圓集要義釋論》卷2（大正25，905b）。

<sup>6</sup> 《大乘起信論講記》，pp.66-67：

無漏功德法因，指能起無漏出世法的因。眾生為什麼可以解脫，可以成佛呢？這因為眾生有無漏法界為因的緣故。此處的法界，是法性平等的法界，也約無漏功德法界說。『三乘聖法，依此而生』，名為法界。即是說：三乘聖法都從此法界而生起來的，法界為出生三乘聖者功德的因性。所以說，因性義是界義。但偏重法界為理性的，如《瑜伽論》，只能約所依說，即淨智依此為境而起。本論，同於真常唯心大乘經所說的法界，不但指法性理，同時還具有無漏功德性。這即是說：法界，是諸法的平等理性，也是三乘聖法所依以生的功能性；融通不二。約諸法理性說，是一切法平等的。這和唯識、中觀家，似乎是相同的。如問：真如法性中有沒有無漏功德性？唯識與中觀，雖也可以說有無為功德性。但無漏功德的依緣現起，唯識與中觀者，即不許以真如為因。《起信論》的無漏功德因，與唯識家有不同處。如真諦譯的《攝大乘論》也曾說：『常樂我淨四德，為功德因』。也即約發生無漏功德的三乘聖法因說。

<sup>7</sup> （1）《大般涅槃經》卷7（大正12，407b）。

（2）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.132。

489a-b) 說：

「世尊修多羅說：如來藏自性清淨，轉三十二相，入於一切眾生身中。……云何世尊同外道說我，言有如來藏耶？」

「大慧！我說如來藏，不同外道所說之我。大慧！有時說空、無相、無願、如、實際、法性、法身、涅槃……，如是等句說如來藏已，如來應供等正覺，為斷愚夫畏無我句故，說離妄想無所有境界如來藏門。……開引計我諸外道故，說如來藏，令離不實我見妄想。……為離外道(我)見(妄想)故，當依無我如來之藏！」

8

## 二、《楞伽經》的解說與《大般涅槃經》「前分」所說不同

《楞伽經》以為：如來藏是約真如、空性等說的，與無著、世親論相同。

《大般涅槃經》說：為聲聞說無我 (nirātman)，使離我見，然後開示大般涅槃的大我：如來藏我是比無我深一層次的。

《楞伽經》意不同：愚夫、外道都是執有自我的，「畏無我句」的，如說無我，眾生不容易信受。為了攝引外道，所以說如來藏(我)。如外道們因此而信受佛法，漸漸了解真如、空性等，「離妄想無所有境界」，就能遠「離不實(的)我見妄想」。

說如來藏，與「佛法」說無我一樣，不過不是直說無我，而是適應神學，方便誘導「計我外道」，稱真如為如來藏，故意說得神我一樣。說如來藏的意趣如此，所以結論說：「當依無我如來之藏」。如真能了解如來藏教的意趣，佛教也不會步入「佛梵一如」了！

## 肆、《大般涅槃經》「後分」對如來藏的解說

### (壹) 譯者與卷數

《大般涅槃經》，中天竺的曇無讖 (Dharmarakṣa)，北涼玄始十年 (西元四二一) 初譯。起初只是「前分十二卷」<sup>9</sup>，後又回西域去尋訪，在於闐得到經本，共譯成四十卷<sup>10</sup>。前分十二卷，與法顯、智猛所得的《泥洹經》同本；法顯與智猛，都是在(中天竺)華氏城 (Pāṭaliputra) 老婆羅門家得來的<sup>11</sup>。

<sup>8</sup> 參見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p.238-239。

<sup>9</sup> 梁·僧佑《出三藏記集》卷 14 (大正 55, 103a16-18) 之「曇無讖傳」。

<sup>10</sup> 《出三藏記集》卷 8 (大正 55, 59c-60a)。又卷 14 (大正 55, 102c-103b)。

《出三藏記集》卷 14 (大正 55, 103a8-18)：讖明解呪術，所向皆驗，西域號為大呪師。後隨王入山，王渴乏須水不能得，讖乃密呪石出水。因讚曰：大王惠澤所感，遂使枯石生泉；隣國聞者皆歎王德，于時雨澤甚調百姓稱詠，王悅其道術深加優寵。頃之王意稍歇，待之漸薄。讖怒曰：我當以鬻水詣池呪龍入鬻令天下大旱，王必請呪，然後放龍降雨則見待何如。遂持鬻造龍，有密告之者，王怒捕讖，讖悔懼誅，乃齎大涅槃經本前分十二卷并菩薩戒經菩薩戒本奔龜茲。…讖以涅槃經本品數未足，還國尋求，值其母亡，遂留歲餘。後於于闐更得經本，復還姑臧譯之，續為三十六卷焉。

<sup>11</sup> 《出三藏記集》卷 9 (大正 55, 60b)。

### (貳) 初分

#### 一、現行的前十卷五品：如來常住，至眾生本有如來藏我

「前分十二卷」<sup>12</sup>，是現行的前十卷五品。這部分，從如來常住大般涅槃，說到眾生本有如來藏我：「我者，即是如來藏義；一切眾生悉有佛性，即是我義」。與《不增不減經》，《央掘魔羅經》等所說主題，完全相同。

#### 二、瑜伽學者解說如來藏我，淡化眾生有我的色彩

富有神我色彩的如來藏我，與佛法傳統不合，所以佛教界，如瑜伽學者等，都起來給以解說，也就是淡化眾生有我的色彩。

### (參) 後分

#### 一、後續三十卷，為了解說、修正初分而集出

《大般涅槃經》的後三十卷，思想與「前分」不同。如來藏說起於南印度；《大般涅槃經》傳入中印度，也還只是前分十卷。

流傳到北方，後續三十卷，是從于闐得來的，這可能是北印、西域的佛弟子，為了解說他、修正他而集出來的。

#### 二、後續部分說「佛性」，不再提如來藏

在後續部分中，說「一切眾生悉有佛性」，「佛性即是我」，不再提到如來藏了，這是值得注意的！佛性的原語 *buddha-dhātu*，也可能是 *buddha-garbha*（佛藏）、*tathāgata-dhātu*（如來界）的異譯，意義都是相通的。

#### 三、對於初分所說：眾生身中具足如來藏我，給以修正的解說

對眾生身中，具足三十二相的如來藏我——佛性，給以修正的解說，如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27（大正 12，524b）說：

「一切眾生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，是故我說一切眾生悉有佛性；一切眾生真實未有三十二相，八十種好。」

這是「佛性當有」說。一切眾生決定要成佛，所以說眾生將來都有佛的體性，不是說眾生位上已經有了。所以說「佛性是我」，是為了攝化外道，如梵志們「聞說佛性即是我故，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」。佛然後告訴他們：「佛性者實非我也，為眾生故說名為我。」<sup>13</sup>又有外道聽說無常、無我，都不能信受佛的教說，但佛「為諸大眾說有常樂我淨之法」，大家就捨外道而信佛了<sup>14</sup>。

#### 四、眾生皆有佛性（如來藏我），只是誘化外道的方便

總之，依《大般涅槃經》的後續部分，說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（如來藏我），只是誘化外道

<sup>12</sup> 參見【附錄一】。

<sup>13</sup> 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27（大正 12，525a-b）。

<sup>14</sup> 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39（大正 12，591b）。

的方便而已，與《楞伽經》的意見相同。

如來藏我、佛性說，依佛法正義，只是通俗的方便說，但中國佛學者，似乎很少理解到！

#### 伍、《大般涅槃經》後分的結構

續譯的三十卷，可分四部分。

##### (壹) 第一部分

###### 一、五品依《般若經》義來說明佛性、涅槃

一、從〈現病品〉到〈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品〉——五品<sup>15</sup>，明「五行」、「十德」，以十一空或十八空來說明一切，可說是依《般若經》義來說明佛性、涅槃的。

###### 二、《大般涅槃經》依緣起無性空說佛性

###### (一) 引經

關於佛性，如《經》上<sup>16</sup>說：<sup>17</sup>

「若見佛性，則不復見一切法性；以修如是空三昧故，不見法性，以不見故，則見佛性。」

「眾生佛性，亦復如是，假眾緣故，則便可見。假眾緣故，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若待眾緣然後成者，則是無性；以無性故，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

###### (二) 釋義

「不見法性，……則見佛性」，佛性是「絕無戲論」的空性。一切都是依待眾緣而成的，所以是無性 (Asvabhāva) 的，空的。

般若 (Prajñā)，如來，大般涅槃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(anuttara-samyak-sambodhi)，都是無自性的，所以依待眾緣——修行而能得、能成、能見；隨順世俗而說是有的。佛性是常住無為的；「不說佛 (如來) 及佛性、涅槃無差別相，惟說常恆不變無差別耳」<sup>18</sup>。經依緣起無性空說佛性，當然一切眾生悉有佛性了。不過眾生有佛性，不是芽中有樹那樣，而是說：以善巧方便修習 (空三昧)，離一切戲論，不見一切法，就可以見佛性了。

##### (貳) 第二部分

###### 一、〈師子吼菩薩品〉依十二因緣，第一義空，中道論究佛性

二、〈師子吼菩薩品〉：本品依十二因緣<sup>緣起</sup> (dvādaśāṅga-pratītya-samutpāda)，第一義空 (paramārtha-śūnyatā)，中道 (madhyamā-pratipad)，而展開佛性的廣泛論究。如《大般涅槃

<sup>15</sup> 按：〈現病品第六〉、〈聖行品第七〉、〈梵行品第八〉、〈嬰兒行品第九〉、〈天行品〉、〈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品第十〉。

<sup>16</sup> 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26 (大正 12, 521b、519b-c)。

<sup>17</sup> 參見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p.255-256。

<sup>18</sup> 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25 (大正 12, 513c)。

繫經》卷 27（大正 12，524b）說：<sup>19</sup>

「觀十二緣智，凡有四種……下智觀者，不見佛性，以不見故得聲聞道。中智觀者，不見佛性，以不見故得緣覺道。上智觀者，見不了了，不了了故住十住地<sup>十地</sup>。上上智觀者，見了了故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以是義故，十二因緣名為佛性；佛性者即第一義空；第一義空名為中道。（見）中道者，即名為佛，佛者名為涅槃。」

緣起即空的中道，是龍樹《中論》所說的。《迴諍論》也說：「諸說空、緣起、中道為一義。」<sup>20</sup>觀緣起得道，是一切聖者所共的，只是聲聞（śrāvaka）與緣覺（pratyaka-buddha）——二乘聖者，第一義空不徹底，所以不見佛性，也就是不見中道。究竟徹見緣起即空即中的，就是佛。

二、〈師子吼菩薩品〉雖參考了龍樹的八不緣起，但闡明的卻是佛性論

（一）參考龍樹的八不緣起說

十二因緣的真相，是：「十二因緣，不出<sup>生</sup>不滅，不常不斷，非一非二<sup>異</sup>，不來不去，非因非果。……非因非果，名為佛性」<sup>21</sup>。這是參考了龍樹的「八不中道」的緣起。緣起是佛出世也如此，不出世也如此，常住而超越因果的，所以加「非因非果」句。

（二）二乘但見空，所以不見中道佛性；佛見空等又見不空等，所以見中道，見佛性

1、引經

八不中道的緣起，就是佛性；二乘不見中道，所以不見佛性，如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27（大正 12，523b）說：

「佛性者，名第一義空，第一義空名為智慧。所言空者，不見空與不空。智者見空及以不空，常與無常，苦之與樂，我與無我。空（無常、苦、無我）者，一切生死；不空（常、樂、我）者，謂大涅槃。……中道者，名為佛性。」<sup>22</sup>

2、釋義

這段文字，應略加解說。

第一義空，是緣起勝義空。空為什麼名為智慧？如《大智度論》說：「般若波羅蜜分為二分：成就者名為菩提，未成就者名為空」、「十八空即是智慧」<sup>23</sup>。空是空觀（空三昧），觀因緣本性空；如到了現見空性，空觀即轉成菩提（bodhi）。觀慧與菩提，都是般若——智慧，所以「第一義空名為智慧」。

<sup>19</sup> 參見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.258。

<sup>20</sup> 《菩提道次第廣論》卷 17 所引（漢藏教理院刊本 32 上）。毘目智仙等所譯『迴諍論』，作「空自體因緣、三一中道說，我歸命禮彼，無上大智慧」（大正三二·一五上）。

<sup>21</sup> （1）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27（大正 12，524a）。

（2）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p.206-261。

<sup>22</sup> 參見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.259。

<sup>23</sup> 《大智度論》卷 35（大正 25，319a）。又卷 57（大正 25，465c）。

空，怎麼不見空與不空？空是畢竟空（atyanta-sūnyatā），般若是絕無戲論的，於一切法都無所得，所以空也不可得。

然般若無所見而無所不見，所以見空、無常、苦、無我，也見不空、常、樂、我。空、無常等是一切生死；不空、常、樂、我，是大般涅槃。

二乘但見空、無常、苦、無我，所以不見中道佛性。佛見空等又見不空等，所以說見中道，見佛性。

（三）龍樹的緣起中道是三乘所共，「師子吼品」是不共大乘

即空的中道緣起，曾參考龍樹論，是非常明顯的。然龍樹所說的緣起中道，是三乘所共的；中道是不落二邊，如落在一邊，怎能成聖呢！

但〈師子吼菩薩品〉是不共大乘法：二乘但見一邊，不見中道；佛菩薩是雙見二邊的中道。所說空與不空，用意在會通《涅槃經》「前分」：「空者，謂二十五有（生死）……，不空者，謂真實善色，常樂我淨」（大般涅槃）。

三、「師子吼品」的佛性意義

（一）五類佛性

佛性，一般解說為成佛的可能性。依〈師子吼菩薩品〉說，「佛性」一詞，有不同意義。<sup>24</sup>如說：

「佛性者，即是一切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中道種子。……無常無斷，即是觀照十二因緣智，如是觀智是名佛性」<sup>25</sup>；「觀十二因緣智慧，即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種子，以是義故，十二因緣名為佛性」；「觀十二因緣智……見了了故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道，以是義故，十二因緣名為佛性」<sup>26</sup>。

觀十二因緣（第一義空）智，能成無上菩提，是無上菩提的種子（因），所以觀智名為佛性。觀智是觀中道的十二因緣智，所以十二因緣也名為佛性了。

觀智與十二因緣，都名為佛性，其實（八不的）十二因緣是非因非果的，不過為觀智所依緣，也就隨順世俗說十二因緣為佛性。

這二類——觀智與十二因緣的名為佛性，是約「因」說的。

<sup>24</sup> 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.260：

┌	十二因緣.....	因
	觀十二因緣智慧.....	因因
佛性├	十二因緣不生不滅不常不斷非一非二不來不去.....	非因非果
	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.....	果
└	大般涅槃.....	果果

<sup>25</sup> 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27（大正 12，523c）。

<sup>26</sup> 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27（大正 12，524b、a）。

又如說：「佛者，即是佛性。何以故？一切諸佛以此為性」<sup>27</sup>。這裏所說的佛性，約「本性」說。其實，無上菩提與大般涅槃，都是佛的「果」性。

**（二）約十二因緣說，一切眾生「定有」佛性；約佛的果德說，一切眾生「當有」佛性**

依此而論，眾生有沒有佛性呢？「一切眾生定有如是（即空中道的）十二因緣，是故說言：一切眾生悉有佛性」<sup>28</sup>。約十二因緣說，一切眾生是「定有」佛性的。佛性——佛的果德，「一切眾生定當得故，是故說言：一切眾生悉有佛性」<sup>29</sup>。在眾生位，這是當來一定可得的，所以是「當有」佛性。<sup>30</sup>

**（三）說一切眾生「定有」佛性，是要觀即空的緣起中道才能體見**

以中道緣起（或稱「正因佛性」）來說，即空的緣起中道，是超越的、虛空般的平等無礙，可以作不同說明：「云何為有？一切眾生悉皆有故。云何為無？從善方便而得見故。云何非有非無？虛空性故。」<sup>31</sup>

所以，一切眾生「定有」佛性，猶如虛空，要觀即空的緣起中道才能體見的，決不能推想為因中有果那樣。

**（參）第三部分**

**一、「迦葉菩薩品」，著重因緣說**

三、〈迦葉菩薩品〉：繼承上一品的思想，而著重因緣說。關於眾生有佛性，「前分」所說的「貧家寶藏」、「力士額珠」<sup>32</sup>等譬喻，幾乎都作了新的解說。

**二、二類佛性**

**（一）總說**

分佛性為二類：「佛（的）佛性」，「眾生（的）佛性」。

**（二）別釋**

**1、佛佛性**

「佛佛性」是：圓滿一切功德，佛性究竟圓滿，不再有任何變易，也就不落時間，所以說：「如來佛性，非過去，非現在，非未來」<sup>33</sup>。<sup>34</sup>

**2、眾生佛性**

「眾生佛性」是：眾生位中，「一切善、不善、無記，盡名佛性」<sup>35</sup>。這一見地，是非

<sup>27</sup> 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27（大正 12，524a-b）。

<sup>28</sup> 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32（大正 12，557a）。

<sup>29</sup> 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32（大正 12，557a）。

<sup>30</sup> 參見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p.262-263。

<sup>31</sup> 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27（大正 12，526a）。

<sup>32</sup> 參見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8〈12 如來性品〉（大正 12，649a9-b13）。

<sup>33</sup> 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35（大正 12，571b）。

<sup>34</sup> 參見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p.266-267。

<sup>35</sup> 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36（大正 12，580c）。



常特出的！如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35（大正 12，571b-c）說：

「一切無明、煩惱等結，悉是佛性。何以故？佛性因故。從無明、行及諸煩惱，得善五陰，是名佛性。從善五陰，乃至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<sup>36</sup>

這是不斷不常的緣起說。眾生在十二因緣河中，生死流轉，一切不斷不滅的相似相續，如燈燄（流水）一樣，前後有不即不離的關係。如沒有無明煩惱，就沒有生死眾生，也沒有善的五陰，不能展轉增勝到圓滿無上菩提。所以，不但善法是佛（因）性，不善法也是佛性，一切是佛所因依的。一般所說的生死河，其實也就是「佛性水」<sup>37</sup>。這樣，十二因緣流中的眾生，「眾生即佛性，佛性即眾生，直以時異，有淨不淨」<sup>38</sup>。

### 三、依因緣說佛性，只要合理都可通；反則，如來藏我本有說，不免是毀謗三寶

本品專依因緣說佛性，可說簡要精當了！這樣，眾生有無佛性的說明，也都可以通了，如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35（大正 12，572c）說：

「佛性非有非無，亦有亦無。云何名有？一切（眾生）悉有，是諸眾生不斷不滅，猶如燈燄，乃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是故名有。云何名無？一切眾生現在未有一切佛法，常樂我淨，是故名無。有無合故，即是中道，是故佛說眾生佛性，非有非無。」

說眾生有佛性、無佛性、亦有亦無佛性、非有非無佛性<sup>39</sup>，如合理的了解，那是都可以這麼說的。

否則，就不免大錯了。「若有人言：一切眾生定有佛性，常樂我淨，不作不生，煩惱因緣故不可見。當知是人謗佛法僧！<sup>40</sup>」文句雖依佛性說，但顯然是指通俗而神化的一切眾生有如來藏、具足如來功德的本有論者。在「佛法」緣起論的立場，如來藏我本有說，不免是毀謗三寶了！<sup>41</sup>

### （肆）第四部分——「橋陳如品」，遮破外道而說如來「常樂我淨」

四、〈橋陳如品〉：遮破外道的種種異見，說如來常樂我（續譯部分，我約得八自在說）淨，使外道改宗信佛。全品沒有說到佛性的含義。

### 陸、總結

總之，續譯部分，是以《般若經》空義，龍樹的緣起中道說、緣起說，淨化「前分」如來藏——佛性的真我色彩。這是如來藏思想流行中，受到北方「初期大乘」學者的分別、抉擇、修正。

<sup>36</sup> 參見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p.269-270。

<sup>37</sup> 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36（大正 12，579b）。

<sup>38</sup> 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35（大正 12，572b-c）。

<sup>39</sup> 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35〈12 迦葉菩薩品〉（大正 12，572b6-23）。

<sup>40</sup> 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36（大正 12，580c）。

<sup>41</sup> 參閱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p.251-270。

【附錄一】《大般涅槃經》三版本品目對照表

北本（40 卷本）曇無讖譯	南本（36 卷本）慧嚴等人重修	法顯本（6 卷本）
一、壽命品（1-3）	一、序品（1）	一、序品（1）
		二、大身菩薩品（1）
	二、純陀品（2）	三、純陀品（1）
	三、哀嘆品（2）	四、哀嘆品（2）
	四、長壽品（3）	五、長壽品（2）
二、金剛身品（3）	五、金剛身品（3）	六、金剛身品（2）
三、名字功德品（3）	六、名字功德品（3）	七、受持品（2）
四、如來性品（4-10）	七、四相品（4-5）	八、四法品（3）
	八、四依品（6）	九、四依品（4）
	九、邪正品（7）	十、分別邪正品（4）
	十、四地品（7）	十一、四地品（5）
	十一、四倒品（7）	十二、四倒品（5）
	十二、如來性品（8）	十三、如來性品（5）
	十三、文字品（8）	十四、文字品（5）
	十四、鳥喻品（8）	十五、鳥喻品（5）
	十五、月喻品（9）	十六、月喻品（5）
	十六、菩薩品（9）	十七、問菩薩品（6）
五、一切大眾所問品（10）	十七、一切大眾所問品（10）	十八、隨喜品（6）
六、現病品（11）	十八、現病品（10）	
七、聖行品（11-14）	十九、聖行品（11-13）	
八、梵行品（15-20）	二十、梵行品（14-18）	
九、嬰兒行品（20）	二十一、嬰兒行品（18）	
十、光明片照高貴德王菩薩品（21-26）	二十二、光明片照高貴德王菩薩品（19-24）	
十一、師子吼菩薩品（27-32）	二十三、師子吼菩薩品（25-30）	
十二、迦葉菩薩品（33-38）	二十四、迦葉菩薩品（31-34）	
十三、憍陳如品（39-40）	二十五、憍陳如品（35-36）	

## 第二節、融唯識而成的「真常唯心論」

### 壹、唯識與如來藏因接觸而有了折衷與貫通——「如來藏心」的出現

興起於南印度的，真實常住的如來藏（tathāgata-garbha）為依說；起於北方的，虛妄無常的阿賴耶識（ālayavijñāna）為依說；二者是恰好是對立的。傳入中印度（北方人稱之為「東方」），因接觸而有了折衷與貫通。

如來藏，本來不一定說是「心」的，後來也就名為「如來藏心」<sup>42</sup>。

### 貳、心在梵文中的二種解釋

心在梵文中，有二：

#### （壹）citta（質多）

一、citta，音譯為質多，是「心意識」的心。

#### 一、一般通稱

依契經的習慣用法，是一般心理作用的通稱。

#### 二、特有意義

特有的意義，是「心是種族義，……滋長是心業」、「集起故名心」<sup>43</sup>，表示種種（知識、經驗、業力）積集滋長的心理作用。<sup>44</sup>

#### 三、小結

這是一般的，也是「虛妄唯識論者」所說的。<sup>45</sup>

<sup>42</sup> 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，pp.319-320：

眾生即如來藏，佛在迷即成眾生，眾生在悟即是如來。因此，如來藏與我義一致。如來藏為煩惱所蓋覆時，近於小我，如離去煩惱，即成為大我，大我與小我的本體是無差別的。也就因為這樣，佛說如來藏，才能攝引「畏無我句」的計我外道，歸信佛法。如來藏不但與我有密切的關係，而且與眾生心也有密切聯繫。如來藏是在眾生中，但它究竟在眾生身中，還是心中？雖可說遍在，或說無在無不在，但又每說它在眾生心中（此如如來藏在蘊界處中，即陰界六入中；或說在六處中，有的就索性說在第六意處中）。依古來一般的解說，我們生命的開發，是以肉團心為始的；最初結成這肉團心（生命體）的，是父母精血的凝聚，而心識即託於其中。因此，佛法說修行，觀佛，觀心中有佛，即觀（心如）大紅蓮花。雖然，心是精神體，而不是肉團心、緣慮心、集起心等精神現象，但仍有不離此肉團心的意義，所以經說「無身寐於窟」。因為如來藏在眾生中：身心中，心中，與眾生心的心識活動有著不可分離的關係。如來藏的本性是清淨的，眾生心還在虛妄顛倒的不清淨中，為了區別二者的不同，有人將如來藏叫做真心，或稱如來藏心，或自性清淨心，這也就是眾生顛倒妄想心中的本淨覺性。由如來藏與阿賴耶識不相離，《楞伽》與《密嚴經》便說「如來藏藏識」。雖然，如來藏與阿賴耶識，有不同的意義，但也有不異性，用以安立眾生的生死與涅槃。

<sup>43</sup> 《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》卷 72（大正 27，371b）。《阿毘達磨俱舍論》卷 4（大正 29，21c）。

<sup>44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佛法概論》，p.111：

質多是「種種」的意義；但不就是種種，是由種種而存在而長成的，所以古來約「種種積集滋長」而解說為「集」。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六識的認識，取之於外，同時留下所認識的印象於內，即成為心。識愈攀緣得多，內存的心象也愈多，所以說種種滋長。這可見心的特殊含義，為精神界的統一。

<sup>45</sup> （1）《攝大乘論本》卷 1（大正 31，134a7-10）：

心體第三，若離阿賴耶識，無別可得。是故成就阿賴耶識以為心體，由此為種子，意及識

(貳) hrd (汗栗馱) 或 hrdaya (干栗馱耶)

二、汗栗馱 (hrd) 或干栗馱耶 (hrdaya)，是心藏的心<sup>肉團心</sup><sup>46</sup>、樹木的心。

一、樹木的心

一般樹木，中心總是比較緻密<sup>47</sup>堅實些，所以解說為堅實，引申為「心髓」、「心要」等。

二、心臟的心

肉團心，在古人的理解中，是個體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；一切心理作用，是依此而有的，所以名為汗栗馱<sup>心</sup>。<sup>48</sup>

三、小結

有偈說：「若遠行、獨行，無身寐於窟。」<sup>49</sup>質多心是沒有形質的，卻潛藏在洞窟裏；窟就是心臟。這樣，汗栗馱心與質多心，在古人的理解中，是不同的，卻不是無關的。

參、諸經論對心性本淨的解說

(壹)「佛法」

關於心<sup>質多</sup>，《增支部》這樣說：「心極光淨，而（為）客隨煩惱雜染。」<sup>50</sup>心是極光淨

轉。何因緣故亦說名心？由種種法熏習種子所積集故。

(2)《大乘成業論》卷1 (大正31, 784c7-9)：

心有二種：一、集起心，無量種子集起處故；二、種種心，所緣行相差別轉故。

<sup>46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唯識學探源》，p.122：

上座系的銅鑠部，說意根就是肉團心，就是心藏；它把意根看成了物質的。

<sup>47</sup> 緻密：2.嚴密；緊密。(《漢語大詞典》(九)，p.962)

<sup>48</sup> 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，p.320：

依古來一般的解說，我們生命的開發，是以肉團心為始的；最初結成這肉團心（生命體）的，是父母精血的凝聚，而心識即託於其中。

<sup>49</sup> (1)《法句經》卷1〈11心意品〉(大正4, 563a8-9)：

獨行遠逝，覆藏無形，損意近道，魔繫乃解。

(2)《大毘婆沙論》卷72 (大正27, 371b9-12)：

復次，業亦有差別，謂遠行是心業。如有頌曰：能遠行、獨行，無身寐於窟，調伏此心者，解脫大怖畏。

(3)《攝大乘論本》卷中引頌 (大正31, 139a)。

《攝大乘論講記》，pp.214-215：

有一分學者，不信受一意識的理論，所以要引《阿含》本教來證明：一、引《法句經》的獨行教：一切時、一切處無不隨心所至，所以心叫「遠行」。心又是「獨行」的，每一個有情，唯有一意識，並非有多識共同取境。「無身」是說心沒有質礙的色法，這無質礙的住在身中，所以上面說「依止於身」，這叫「寐於窟」。有的說：窟是心臟。這猿猴般的心，難調難伏，假使能「調」伏「此難調」伏的「心」，就能得自在，可以自己控制自己，遠離一切三業不淨，這才可說他是「真梵志」(淨行)。引此經證明一意識，重要在獨行二字。

<sup>50</sup> (1)《增支部，一集》(南傳17, 14)。

(2)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pp.276-277：

《雜阿含經》有鍊金的比喻，《大正藏》編號1246、1247；在《增支部》中，合為一經。(1246)經上說：鍊金師，先除去小石、粗砂；次洗去細砂、黑土；再除去金色的砂；加以鎔鍊，還沒有輕軟、光澤、屈伸如意；最後鎔鍊成輕軟、光澤、屈伸如意的純金。這比

(pabhassara) 的，使心成雜染的，是隨煩惱 (upakkileśa)。隨煩惱是客，有外鑠<sup>51</sup>而非心自性的意義，後來形成「心性本淨<sup>52</sup> (cittaprakṛti-viśuddhi)，客塵所染」的成語。心性是否本淨，成為「部派佛教」間重要的論辯項目。<sup>53</sup>

### (貳) 初期大乘

「初期大乘」的《般若經》等，也說心性本淨，但約心的空性 (śūnyatā) 說。不但心本淨，一切法也是本淨的。<sup>54</sup>

《大智度論》說：「畢竟空即是畢竟清淨，以人畏空，故言清淨。」<sup>55</sup>本性淨與本性空

喻「修增上心」的，先除三惡業；次除三惡尋；再去三細尋；再去善法尋；最後心極光淨，三摩地寂靜微妙，得六通自在。在這鍊金喻中，金礦的金質，本來是純淨的，只是參雜了些雜質。鍊金，就是除去附著於金的雜質，顯出金的本質，輕軟、光澤、屈伸如意。依譬喻來解說，修心而達到清淨微妙、六通自在，也只是心本性的顯現。雜染心由修治而清淨，《增支部·三集》(70 經)，與《中阿含經·持齋經》同本，說到修「如來隨念」、「法隨念」、「僧隨念」、「戒隨念」、「天隨念」，心斷雜染而得清淨，舉了「洗頭」、「洗身」、「洗衣」、「拂去鏡面灰塵」、「鍊金」——五喻。這一思想，《增支部》大大的發展。〈一集〉第三品、一經起，到第六品、二經止，都以「修心」為主題。心的修、修顯、修多所作；心的調、守、護、防；心的謬向與正向；心的雜染與清淨；以水來比喻心的濁與不濁；以栴檀來比喻修心的調柔堪用；心的容易迴轉；心的極光淨為客隨煩惱所雜染，離客隨煩惱而心得解脫。

<sup>51</sup> 外鑠：猶外力。(《漢語大詞典》(三)，p.1169)

<sup>52</sup> (1) 心性本淨。(《如來藏之研究》第七章、瑜伽學派之如來藏說\_第二節、瑜伽唯識學的如來藏說，p.195)。

<sup>53</sup> (1) 《成實論》卷 2 〈19 有相品〉(大正 32, 253c21-28)：

問曰：汝經初言廣習諸異論，欲論佛法義。何等是諸異論？

答曰：於三藏中，多諸異論，但人多喜起爭論者，所謂：<sup>(1)</sup>二世有，二世無；<sup>(2)</sup>一切有，一切無；<sup>(3)</sup>中陰有，中陰無；<sup>(4)</sup>四諦次第得，一時得；<sup>(5)</sup>(羅漢)有退，無退；<sup>(6)</sup>使與心相應，心不相應；<sup>(7)</sup>心性本淨，性本不淨。

(2) 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6 章〈部派分化與大乘〉，第 2 節，pp.362-378：

心性本淨，《大毘婆沙論》說是「分別論者」。《異部宗輪論》說：大眾等四部，同說「心性本淨，客塵煩惱之所雜染，說為不淨」。在銅鑠部的《增支部》一集中，說到心極光淨性。……在部派中，大眾部，上座部中的分別說部各派，是說心性本淨的。上座部中的說一切有部(犢子部應與說一切有相同)，反對心性本淨說……可見說一切有部，不承認「心性本淨」是佛說的。如不敢說他不是佛說，那就要說這是不了義教，不能依文解義的。《成實論》主也以為是不了義說，但覺得對於懈怠眾生，倒不無鼓勵的作用。心性本淨說，在後期大乘法中，是無比重要的教義。其實早見於《增支部》，在大眾部，分別說部中，不斷發揚起來。

<sup>54</sup> (1) 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卷 408 〈7 入離生品〉(大正 7, 44c19-23)：

舍利子！諸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，能如實知菩提心不應執，無等等心不應執，廣大心不應執。何以故？舍利子！是心非心，本性淨故。

(2) 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，pp.240-241：

《般若經》說：「是心(承上菩提心說)非心，本性淨故」。約心無自性說本淨，所以龍樹說淨是無自性空的別名。

(3) 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.83：

心性本淨的「清淨」——prabhāsvara 有「明淨」的意思，是繼承《阿含經》說而來的。依《般若經》說，清淨並不局限於心的本性，而是通於一切法的。

<sup>55</sup> (1) 《大智度論》卷 63 (大正 25, 508c)。

(prakṛti-sūnyatā) 同一意義，所以不能意解為心本性是怎樣清淨莊嚴的<sup>56</sup>。

**(參) 瑜伽派**

佛教界流傳的「心性本淨」說，瑜伽派 (Yogācāra) 怎樣解說呢？

**一、心性無記 (本淨):《瑜伽師地論》〈攝決擇分〉**

《瑜伽師地論》(〈攝決擇分〉) 卷 54 (大正 30, 595c) 說：

「又復諸識自性非染，由世尊說一切心性本清淨故。所以者何？非心自性畢竟不淨能生過失，猶如貪等一切煩惱。亦不獨為煩惱因緣，如色受等，所以者何？以必無有獨於識性而起染愛，如於色等」。

心識的本性，不是煩惱那樣的不清淨。如於識而起染愛，那是與煩惱俱起的關係。論心識的自性，可說是本淨的。這樣的會通經說，不同於「心性本淨」的學派，是心識本性無記 (avyākṛta) 說，繼承說一切有部 (Sarvāstivāda) 等的思想。<sup>57</sup>

**二、心的真如性 (本淨)**

(2) 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.85：

空與淨，只是名字不同，而內容是一樣的。佛法所說的空，是「最甚深處」，而聽者容易想像為什麼都沒有。愛有惡空，是眾生的常情，所以大乘空義，屬於少數，而非一般人所能信受的，信受也容易誤解的。為了教化的方便，所以又稱為本性淨，畢竟淨。雖內容還是一樣，而在聽眾聽起來，似乎有清淨微妙的存在，只要有所依著，就易於接受了。龍樹這一解說，對「初期大乘」說空，而演化為「後期大乘」的說有，提貢了一項應機設教的合理解說。

<sup>56</sup> (1) 參閱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p.67-87。

(2) 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.85：

《般若經》說一切法本性空又說一切法畢竟空；說本性淨 (prakṛti-viśuddha)，又說畢竟淨 (atyanta-viśuddha)。淨與空，有什麼不同意義呢？《大智度論》卷 63 (大正 25, 508c) 說：「畢竟空即是畢竟清淨，以人畏空，故言清淨」。空與淨，只是名字不同，而內容是一樣的。佛法所說的空，走「最甚深處」，而聽者容易想像為什麼都沒有。愛有惡空，是眾生的常情，所以大乘空義，屬於少數，而非一般人所能信受的，信受也容易誤解的。為了教化的方便，所以又稱為本性淨，畢竟淨。雖內容還是一樣，而在聽眾聽起來，似乎有清淨微妙的存在，只要有所依著，就易於接受了。龍樹這一解說，對「初期大乘」說空，而演化為「後期大乘」的說有，提貢了一項應機設教的合理解說。

<sup>57</sup> 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.197：

依說一切有部說：心識的本性，是中容的無記性，與善或不善心所相應，名為善心、不善心。善心與不善心，是相應善，相應不善，而心的自性是無記的，所以善與惡是心的客性。心的本性是無記，不是染污性，所以說「心體非煩惱故名性本淨」。……《成唯識論》的識本性無記說，也是繼承《瑜伽師地論》的，如卷 54 (〈攝決擇分〉) (大正 30, 595c) 說：「又復諸識自性非染，由世尊說一切心性本清淨故。所以者何？非心自性畢竟不淨，能生過失，猶如貪等一切煩惱。亦不獨為煩惱因緣，如色受等，所以者何？以必無有獨於識性而起染愛，如於色等」。一切識自性非染污，不是煩惱。如識不與煩惱相應，識不能獨為煩惱的因緣；如於識而起染愛，那是識與煩惱俱起的關係。約識自性非染污來解說心性本淨，正合於識本性無記的意義。《瑜伽師地論》說「淨識」，都指無漏識，與心性本淨不合。《大乘莊嚴經論》的漢譯本說：「此心 (真如) 即是阿摩羅識」，梵文本沒有這一句。阿摩羅識 (amala-vijñāna) 譯義為無垢識，是真諦所傳唯識學所一再提到的，可能是傳譯時，綴文、證義者，受到真諦學影響而附加進去的！

### （一）《辯中邊論》

但在《辯中邊論》，也依心空性來解說了。《辯中邊論，相品》，論說空性，末了說：「非染非不染，非淨非不淨，心性本淨故，為客塵所染」<sup>58</sup>。世親

（Vasubandhu）解說為：「云何非染非不染？以心性本淨故。云何非淨非不淨？由客塵所染故」<sup>59</sup>。本淨而又為客塵所染，是多麼難以理解呀！<sup>60</sup>

### （二）《大乘莊嚴經論》

無著（Asaṅga）的《大乘莊嚴經論》說：「非淨非不淨，佛說名為如」<sup>61</sup>。如

（tathatā）是空性、心性的異名，實際上是離言而不可說的。說非淨非不淨、非染非不染、本性清淨而為客塵所染，都只是方便安立。<sup>62</sup>關於心性本淨，《大乘莊嚴經

<sup>58</sup>（1）《辯中邊論》卷1〈1 辯相品〉（大正 31，466b16-17）。

（2）《華雨集》（第三冊），p.165：

《辯中邊論》說空性（śūnyatā）是真如（tathatā），法界（dharma-dhātu）等異名，空性也就是心性，與龍樹的大意相同。「清淨」，龍樹以為眾生畏空，不能信受甚深空義，所以方便的說為「清淨」，那只是為人生善悉檀。但與如來藏統一了的心性本淨，可不能這麼說。

如《勝鬘經》說：「自性清淨如來藏，而客塵煩惱、上煩惱所染，不思議如來境界。……自性清淨心而有染污，難可了知。有二法難可了知：謂自性清淨心難可了知，彼心為煩惱所染亦難了知」（大正 12，222b-c）。自性清淨心，是心性本淨的異譯。心性本清淨而又為外鑠的客塵所染，是難可了知的。《勝鬘經》說是「不思議如來境界」，那不是方便說，而是看作極高深的了！

<sup>59</sup>《辯中邊論》卷上（大正 31，466b）。

<sup>60</sup>（1）《華雨集》（第三冊），pp.165-166：

《辯中邊論》頌的意義，世親（Vasubandhu）解說為：由於「心性本淨」，所以不能說是染污的；但眾生有染污，所以也不能說是不染污的。由於「客塵所染」，不能說眾生心性是清淨的；但這是客塵而不是心的自性，所以又不能說是不淨的。「非染非不染，非淨非不淨」，是多麼難以了解！其實只是「心本性清淨，為客塵所染」而已。心性就是心空性，空性在眾生「有垢位，說為雜染；出離垢時，說為清淨。雖先雜染，後成清淨，而非轉變成無常失」（大正 31，465c-466a）。不是心性（空性）有什麼轉變，所以說「心性本淨」了。

（2）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.199：

說空性、真如是「非染非不染，非淨非不淨」，還是依雜染與清淨而說的，所以，約「心性本淨」，說非染非不染；約「客塵所染」，說非淨非不淨。這與說「非空非不空」一樣，都是依世俗說勝義，而不是直就勝義的超越說。《辯中邊論》說：「有情及法俱非有故，彼染淨性亦俱非有；以染淨義俱不可得，故染淨品無減無增」。可見說「法界本淨」，「心性本淨」，都不過觀待世俗的雜染性而說。

<sup>61</sup>《大乘莊嚴經論》卷3（大正 31，603c）。

<sup>62</sup>（1）《大乘莊嚴經論》卷3〈10 菩提品〉（大正 31，603c4-8）：

釋曰：……非淨非不淨，佛說名為如者，是故佛說：是如非淨非不淨。是名法界清淨相。

（2）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p.197-198：

心性依心真如性說的。心性本淨，是與客塵煩惱相對稱的。在大乘法中，心性依心真如說，所以心性清淨，就是真如或法界清淨。聖者內自所證的真如或法界，其實是非染非淨的……法界、真如無差別，無變異，是非淨非不淨（也可說非染非不染），沒有淨不淨可說的。清淨是對雜染說的，真如是前後一如，本來如此，實在無所謂清淨；不過從離客塵雜染所顯來說，真如也可說非不淨的。唯識學者依世俗說勝義，對於勝義——真如、法界，是從世俗安立去闡明的。如直從勝義（非安立）說，那是超越於相對界，非分別名相

論》卷6（大正31，622c-623a）說：

「譬如清水濁，穢除還本清，自心淨亦爾，唯離客塵故。」

「已說心性淨，而為客塵染，不離心真如，別有心性淨。」

經上說的「自心淨」，約心的真如（*citta-tathatā*）說，並非說虛妄分別（*vitatha-vikalpa*）的心識是本淨的。<sup>63</sup>

《論》上解說為「此中應知，說心真如名之為心，即說此心為自性清淨」<sup>64</sup>。

「心性淨」，大乘經每譯為「自性清淨心」——自性清淨的心。

「心真如」，梵本作「法性心」（*dharmatā-citta*）。<sup>65</sup>

所以論義的抉擇，是大乘經的「自性清淨心」說。

### （三）小結

瑜伽學者約真如說自性清淨心、說如來藏，心還是質多心，虛妄分別心與真如心，有不離的關係，也就是與如來藏不相離了。真如是可以稱為心的，那麼對妄心說「真心」，當然是可以的。

後魏瞿曇般若流支（*Prajñārucci*）所譯《唯識論》，說「一者相應心，二者不相應心。相應心者，所謂一切煩惱結使、受想行等諸心相應。……不相應心者，所謂第一義諦常住不變自性清淨心」<sup>66</sup>，也不能說不對的。不過真常的清淨心，後代瑜伽學者大都避而不談，以免有「似我真如」<sup>67</sup>的嫌疑。

### 肆、如來藏我與自性清淨心相結合<sup>68</sup>

所及，有什麼淨不淨呢！

<sup>63</sup> 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.195：

《論》文以水的清濁，來比喻「自心淨」（*svacitta-śuddha*）。水有垢濁與清淨的；除去垢濁所得的清淨水，「清（淨）非外來」，水的清淨性是本來如此的。這正如方便修行，除去客塵，顯心的清淨，也是「淨非外來，本性淨故」。從雜染心而轉為清淨，顯出的心清淨性本來如此，與真如的自性清淨，離垢清淨，意義完全一樣。所以，所說的自心本淨，約心的真如性（*citta-tathatā*）說，並非說虛妄分別（*abhūta-parikalpa*）的有漏心識是清淨的。

<sup>64</sup> （1）《大乘莊嚴經論》卷6（大正31，623a）。

（2）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p.195-196：

《莊嚴論》解說為：「如是心性自淨，而為客塵所染，此義已成。由是義故，不離心之真如，別有異心，謂依他相，說為自性清淨。此中應知，說心真如名之為心，即說此心為自性清淨，此心即是阿摩羅識」。

<sup>65</sup> 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.196：

清淨的心，是心真如，梵本作法性心（*dharmā-citta*）；真如心與法性心，意義是相同的。

<sup>66</sup> 《唯識論》（大正31，64b）。

<sup>67</sup> 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p.703：

清辯《大乘掌珍論》卷下，責瑜伽師的「真如雖離言說而是實有」，為「似我真如」（大正30，275a）。

<sup>68</sup> 《華雨集》（第三冊），pp.174-175：

《如來藏經》等傳出的如來藏說，與心性本淨——自性清淨心（*prakṛti-prabhāsvara-citta*）說合流了，如《央掘魔羅經》說：「若自性清淨意，是如來藏，勝一切法，一切法是如來藏所作。」（大正2，540a）《不增不減經》說：「如來藏本際相應體及清淨法，……我依此清淨真如法界，為眾生故，說為不可思議法自性清淨心。」（大正16，467b）《勝鬘經》說：「如來藏者，是……



〔壹〕《央掘魔羅經》

如來藏我，是一切眾生中具足如來功德相好莊嚴的。<sup>69</sup>在傳布中，與自性清淨心相結合，由於清淨的如來藏在眾生身中為煩惱所覆，與心性清淨而為客塵所染，有相同的意義。

如來藏的本義是「真我」，在「無我」的佛法傳統，總不免神化的嫌疑。說如來藏是自性清淨心——「真心」，那如來藏更可以流行了。

所以，《央掘魔羅經》解說為聲聞說偈中的「意」說：「此偈意者，謂如來藏義。若自性清淨意，是如來藏，勝一切法，一切法是如來藏所作」<sup>70</sup>。

〔貳〕《不增不減經》

《不增不減經》說：「我依此清淨真如法界，為眾生故，說為不思議法自性清淨心」<sup>71</sup>。

這是說：依清淨真如、法界（dharma-dhātu），說如來藏；依如來藏相應的不思議佛法——清淨功德，說為自性清淨心。<sup>72</sup>依真如、法界說，可通於瑜伽學。<sup>73</sup>

〔參〕《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》

一、引經

如來藏與自性清淨心相結合，更說到剎那（kṣaṇa）生滅識的，如《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》（大正 12，222b）說：

「若無如來藏者，不得厭苦樂求涅槃。何以故？於此六識及心法智，此七法剎那不住，不種眾苦，不得厭苦樂求涅槃」。<sup>74</sup>

「如來藏者，是……自性清淨藏。此自性清淨如來藏，而客塵煩惱、上煩惱

自性清淨藏。此自性清淨如來藏，而客塵煩惱、上煩惱所染。……自性清淨心而有染者，難可了知。」（大正 12，222b）這樣，「自性清淨如來藏」與「自性清淨心」，是一體的異名。這二者，本來是有共同性的：眾生心性本（光）淨，而客塵煩惱所染；如來藏也是自性清淨，而客塵煩惱、上煩惱所染（或說「貪瞋癡所覆」、「在陰界入中」）。同樣是自體清淨，為外鑠的客塵所染，所以二者的統一，是合理而當然的。

<sup>69</sup>（1）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7〈4 如來性品〉（大正 12，407b9-11）：

善男子！我者即是如來藏義。一切眾生悉有佛性，即是我義。如是我義，從本已來，常為無量煩惱所覆，是故眾生不能得見。

（2）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，p.138：

如來藏是從眾生因位，點出本具如來，就這一意義說，如來藏與我義有相契合處。

<sup>70</sup>（1）《央掘魔羅經》卷 4（大正 2，540a1-2）：

意法前行，意勝法生，意法淨信。若說若作，快樂自追，如影隨形。

（2）《華雨集》（第三冊），p.174：

《華嚴經》所說，一切眾生心相續中，具足如來智慧，是重於「心」的。《如來藏經》等所說，眾生身中，有智慧、色相端嚴的如來，是（通俗化）重於（如來）我的。二說雖小有差別，而都表示真常本有。《如來藏經》等傳出的如來藏說，與心性本淨——自性清淨心（prakṛti-prabhāsvara-citta）說合流了。

<sup>71</sup>《不增不減經》（大正 16，467b）。

<sup>72</sup>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p.172-173。

<sup>73</sup>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.257。

<sup>74</sup>參見《勝鬘經講記》，pp.244-246。

所染。……自性清淨心而有染者，難可了知」<sup>75</sup>。

《勝鬘經》以如來藏為自性清淨藏（prakṛti-pariśuddha-garbha），自性清淨藏就是自性清淨心。

### 二、如來藏有空、不空義

如來藏有空（śūnya）義、有不空（aśūnya）義，而經說「如來藏智是如來空智」——「如來藏者，即是如來空性之智」<sup>76</sup>。以如來藏為空性智（śūnyatā-jñāna），對《華嚴經》所說：「如來智慧，無相智慧，無礙智慧，具足在於眾生身中，但愚癡眾生顛倒想覆，不知不見」<sup>77</sup>，解說上是更為適當的。<sup>78</sup>

如來藏依真如、空性而說，與瑜伽學相同；<sup>79</sup>但與本有的如來智慧功德等相應，還是不同的。

### 三、七法剎那不住，非依常住的如來藏建立生死與涅槃不可

「七法剎那不住」，經說六識與心法智（或作「所知法」）。<sup>80</sup>剎那剎那生滅不住，不能成立受生死苦、求得涅槃；生死與涅槃，非有常住的如來藏為依不可。如來藏通過自性清淨心，與生滅的妄識，開始了關聯的說明。

### 伍、真常清淨心與虛妄生滅識，漸漸聯合，應與《阿毘達磨大乘經》有關

#### （壹）《楞伽經》有真心與妄心結合的說法

真常清淨（如來藏）心，虛妄生滅（阿賴耶）心，是對立的，但漸漸聯合，如《楞伽

<sup>75</sup>（1）《大寶積經》〈48 勝鬘夫人會〉（大正 11，677c-678a）。

（2）參見《勝鬘經講記》，pp.250-254。

<sup>76</sup>（1）《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》（大正 12，211c）。《大寶積經》〈48 勝鬘夫人會〉（大正 11，677a）。

（2）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p.178-179：

空與不空的見知，不增不減，能遠離有無二邊。離二邊的中道，能如實知空相（śūnyatā），如來藏智也就名為空（性）智，空性是無分別智境。

<sup>77</sup>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35（大正 9，624a）。

<sup>78</sup>《華雨集》（第三冊），p.178：

如來空（性）智是如來藏，依如來藏（也就是空智）而說空（śūnya）與不空（aśūnya）。說「空如來藏」，是說外鑠的客塵煩惱是空的；如來藏——如來空智，自性是清淨的，真實有的。說如來藏不空，是說如來空（性）智本有「不離、不脫、不異的不思議佛法」——清淨佛功德法；對煩惱虛妄可空說，這是真實的，不空的。

<sup>79</sup>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.179：

以空為無，因空而顯的如來藏自體清淨，名為空性，與瑜伽者所說的相同。

<sup>80</sup>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，p.290：

《勝鬘經》揭開了這一要義，如說：「六識及心法智（依楞伽經，就是前七識），此七法剎那不住。

《華雨集》（第三冊），p.181：

「心法智」，異譯作「所知」。《勝鬘經》以為：如來藏是不生滅法，所以能種苦——受業熏而感苦報。也能厭苦，願求涅槃，那是由於如來藏與不思議功德相應（也就是有「佛性」）。六識等七法，是剎那生滅的、虛妄的，不可能成立生死流轉與涅槃還滅。依據如來藏說，剎那生滅的七法，不能成立生死流轉，那瑜伽行派的藏識，是虛妄生滅法，當然也不能為依而成立一切。

經》所說：「如來藏藏識心」。<sup>81</sup>

(貳)《阿毘達磨大乘經》對真妄二心的結合有中介地位，今依《攝大乘論》來證明

一、總說

我以為：《阿毘達磨大乘經》，有重要的中介<sup>82</sup>地位，無著的《攝大乘論》，是依《阿毘達磨大乘經》的〈攝大乘品〉而造的<sup>83</sup>。這部經並沒有譯出，當然不能充分明了。如「十相殊勝」<sup>84</sup>，《攝大乘論》的組織次第，是依這部經的。《攝論》的成立大乘唯識，大體是依這部經的。<sup>85</sup>

二、《攝論》〈所知依分〉，引用《阿毘達磨大乘經》二偈

(一) 引論

《論》中引用的少數經文，意義是非常特出的！如《攝大乘論·所知依分》，引用《阿毘達磨大乘經》二偈，如《攝大乘論本》(大正 31, 133b) 說：

「無始時來界，一切法等依，由此有諸趣，及涅槃證得。」<sup>86</sup>

「由攝藏諸法，一切種子識，故名阿賴耶，勝者我開示。」<sup>87</sup>

<sup>81</sup> 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.176：

說如來藏是自性清淨心，六識等七法剎那(kṣaṇa)，開始了如來藏與生滅識的關聯，發展成後起的「真常唯心論」。

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.401：

《楞伽經》說：「如來藏藏識心」，統一了自性清淨如來藏與阿賴耶識(ālayavijñāna)。

<sup>82</sup> 中介：1.媒介。(《漢語大詞典》(一)，p.583)

<sup>83</sup> 《攝大乘論本》卷下(大正 31, 152a)。

<sup>84</sup> 《攝大乘論本》卷 1 (大正 31, 132c24-133a4)：

謂依大乘，諸佛世尊有十相殊勝殊勝語：一者、所知依殊勝殊勝語；二者、所知相殊勝殊勝語；三者、入所知相殊勝殊勝語；四者、彼入因果殊勝殊勝語；五者、彼因果修差別殊勝殊勝語；六者、即於如是修差別中增上戒殊勝殊勝語；七者、即於此中增上心殊勝殊勝語；八者、即於此中增上慧殊勝殊勝語；九者、彼果斷殊勝殊勝語；十者、彼果智殊勝殊勝語。由此所說諸佛世尊契經諸句，顯於大乘真是佛語。

<sup>85</sup> 《攝大乘論講記》，p.8：

《阿毘達磨大乘經》，本有〈攝大乘品〉；此品即有十種殊勝的教說。無著依此品造論，所以名為《攝大乘論》。然從本論的體裁內容看，無著的略釋，決非注疏式的釋論；也不拘泥的限於一經，而廣引《華嚴》、《般若》、《解深密》、《方廣》、《思益梵天所問》等經，《瑜伽》、《大乘莊嚴經》、《辨中邊》、《分別瑜伽》等論。可以說，本論是採取十種殊勝的組織形式，要略的通論大乘法門的宗要。所以，《攝大乘論》所攝的大乘，即是大乘佛法的一切。

<sup>86</sup> 《攝大乘論講記》，p.35：

「無始時來界」的界字，指所依止的因體，就是種子，這是眾生無始以來熏習所成就的。「一切法等依」的等字，表示多數，不必作特殊的解說。「由此」界為一切法所依的因體，就「有了生死流轉的「諸趣」，和清淨還滅「涅槃」的「證得」。

依世親論師的解釋：界，是一切雜染有漏諸法的種子。因無始時來有這一切雜染的種子，有為有漏的一切法，才依之而生起。生起了有為有漏法，就有五趣的差別。假使除滅了這雜染種子，就可證得清淨的涅槃。涅槃，是捨離了染界而證得，並不是從此無始來的界所生。

<sup>87</sup> 《攝大乘論講記》，pp.36-38：

「即於此」《阿毘達磨大乘經》「中」，還有一頌說到阿賴耶識的名字及得名的所以然。這可從第二句的「一切種子識」講起：一切種子識就是阿賴耶識，它在相續的識流中，具有能生的功能，像種子一樣，所以稱為種子識。……這種子識，有很大的功用，能夠「攝藏諸法」。……

**(二) 說明**

第二偈，明一切種子阿賴耶識，《論》中解說了「攝藏」的意義。

第一偈的界 (dhātu)，當然可以解說為種子，但《論》文卻沒有加以解說！

《究竟一乘寶性論》引用了這一偈，以《勝鬘經》的如來藏來解說<sup>88</sup>。「無始時來界」一偈，在當時佛教界，是有不同解說的。<sup>89</sup>

真諦 (Paramārtha) 所譯《攝大乘論釋》，也引《勝鬘經》的如來藏為依止說，解說第一偈<sup>90</sup>。也許是真諦所增附的，但事有依據，決不是真諦自己的臆<sup>91</sup>解。<sup>92</sup>

**三、從《攝大乘論》的引經發見「界」的意義****(一) 引經**

「界」，在《攝論》的引經中，可以發見他的意義，如《攝大乘論本》卷中（大正 31，140c）說：

「《阿毘達磨大乘經》中，薄伽梵說：法有三種：一、雜染分，二、清淨分，三、彼二分。依何密意作如是說？……於此義中，以何喻顯？以金土藏為喻顯示。譬如世間金土藏中，三法可得：一、地界，二、土，三、金。於地界中，土非實有而現可得，金是實有而不可得；火燒鍊時，土相不現，金相顯現。又此地界，土顯現時，虛妄顯現；金顯現時，真實顯現，是故地界是彼二分。……故此虛妄分別識、依他起自性，有彼二分，如金土藏中所有地界。」

**(二) 說明****1、不了義（密意）說**

一切法依這藏識生起，依這藏識存在，所以名為攝藏。一切種子識，能作諸法的攝藏，給一切法作所依處，所以叫它為「阿賴耶（藏）」。「勝者我開示」的勝者，是一切菩薩，不一定是大菩薩。菩薩最初發心，就超勝於凡夫和小乘，可以稱為勝者。佛陀對利根的勝者（菩薩），才開示阿賴耶識。對劣者的小乘凡夫是不開示的，因為他們的程度還不夠，也無須領受這賴耶的妙法。

<sup>88</sup> 《究竟一乘寶性論》卷 4（大正 31，839a-b）。

<sup>89</sup> 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，pp.291-292：

《阿毘達磨大乘經》，是以「界」為一切法依止，成立生死與涅槃。但「界」是什麼呢？無著的《攝大乘論》，引證此頌，證有阿賴耶識。隋笈多等譯的世親釋論；唐玄奘譯的世親釋論，無性釋論，都把<sup>(1)</sup>「界」解說為雜染種子。傳說為堅慧（或說世親）所造的《究竟一乘寶性論》，也引用此頌，但說<sup>(2)</sup>「界」為如來藏。

<sup>90</sup> 《攝大乘論釋》卷 1（大正 31，156c-157a）。

<sup>91</sup> 臆 (yì 一)：3.意料；推測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六），p.1394）

<sup>92</sup> 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p.216-217：

阿梨耶識「界，以解為性，此界有五義」，是依《勝鬘經》而解說的。《勝鬘經》的五藏，《寶性論》也引用了。但《寶性論》梵本，僅如來藏 (tathāgata-garbha)，出世間藏 (lokōttara-garbha)，自性清淨藏 (prakṛti-parisuddha-garbha)——三名。漢譯本作：「如來藏者，是法界藏，（出世間）法身藏，出世間上上藏，自性清淨法身藏，自性清淨如來藏」。陳譯所引用的五藏，與《勝鬘經》相合。真諦譯三次引用了五藏義：一、《攝大乘論釋》卷 1，引來解說「一切法依止」的「界」。二、《攝大乘論釋》卷 15，引五義來解說「法身含法界五義」。三、《佛性論》卷 2，引五義來解說如來藏「自體」的「如意功德性」。

經說有雜染分、清淨分、彼二分<sup>93</sup>。「彼二分」，是有漏生有漏、無漏生無漏的瑜伽學者所難以同意的，所以說是不了義（密意）說。

## 2、了義的解說

### (1) 金礦中的三法比喻

在了義的解說中，以金土藏——金（土）礦作比喻。如金礦中可有三法：地界，土，金。地界（pṛthivī-dhātu）是金與土所依止的，構成土與金的堅性物質。

### (2) 合法以說明三性

平時只見泥土，不見金質，如眾生「於此識中所有虛妄、遍計所執自性顯現」。如開採冶<sup>94</sup>鍊<sup>95</sup>，去泥土而顯出金質，如經般若火鍛鍊，那就「於此識中所有真實、圓成實自性顯現」。雜染虛妄的遍計所執自性（parikalpita-svabhāva），清淨真實的圓成實自性（pariṇiṣpanna-svabhāva），如土與金。而「虛妄分別識、依他起自性」（para-tantra-svabhāva），「有彼二分」，如金、土所依的地界。

## (三) 依他起性——界通染淨二分<sup>96</sup>

### 1、通染淨二分，沒有定性

《攝大乘論》以依他起為「彼二分」；也就是虛妄分別識通二分：譬喻如地界，界也是通二分的。《攝論》以依他起、妄識為「界」，通於二分，成為隨染、轉淨的樞紐<sup>97</sup>，是沒有定性的。

### 2、依他起是雜染清淨性不成，即闡明通二分的特殊意義

《攝論》解釋三性時說：「謂依他起略有二種：一者，依他熏習種子而生起故；二者，依他雜染清淨性不成故。」<sup>98</sup>

依他起中，依種子而生，是依因緣而生的一般解說。而雜染清淨性不成，是說可以染、可以淨，不一定染、不一定淨，正是依他起通二分的特殊意義。<sup>99</sup>

### 3、界（虛妄分別識）通二分可解說為具二分，故可稱為「界」的如來藏

<sup>93</sup> 《攝大乘論講記》，p.275：

這一切法三分的見解，佛陀「依」什麼「意」趣要這樣說呢？這是依依他的安立三性而說的。「於依他起自性中」，隨染的「遍計所執自性」的一分，就「是雜染分」的一類；在依他起性中隨淨的「圓成實自性」的一分，就「是清淨分」的一類；「即」此「依他起」性本身，不定屬某一邊，那就「是」有「彼」染淨「二分」的一類。

<sup>94</sup> 冶（yě 一廿ㄩ）：1.冶煉金屬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二），p.411）

<sup>95</sup> 煉（liàn ㄌ一ㄢˋ）：1.冶煉；用加熱等方法使物質純淨或堅韌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七），p.187）

<sup>96</sup> 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.213。

<sup>97</sup> 樞紐：2.指主門戶開合之樞與提繫器物之紐。比喻事物的關鍵或相互聯繫的中心環節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四），p.1260）

<sup>98</sup> 《攝大乘論本》卷中（大正 31，139c）。

<sup>99</sup> 《攝大乘論講記》，p.243：

依他起有二類：一、「依他熏習種子而生起」的，這就是仗因托緣而生的依他起，側重在雜染。二、「依他雜染清淨性不成」的，這是說它本身不是固定的雜染或者清淨，它如果為虛妄分別的所分別，成遍計執性，就是雜染的；如以無分別智通達它似義實無，成圓成實性，就是清淨的。這自身沒有一成不變性，隨他若識若智而轉的，所以也名為依他。

「依他起虛妄分別識」，當然是有漏的。以此為「界」，為「一切法等依」，是符合瑜伽的唯識（vijñaptimātratā）思想的。但以金土藏譬喻來說，界——虛妄分別識「有彼二分」，凡夫如見土不見金，是沒有嗎？金是真實存在的。這樣，「彼二分」或「有彼二分」，不是可以解說為具有二分嗎？依他起、虛妄分別識（根本識是阿賴耶識）的底裡，就是圓成實性，不就是可以稱為「界」的如來藏嗎？

#### （四）如來藏與阿賴耶識結合出現於大乘經

唯識學不許依他起、虛妄分別識是性淨的，但經「彼二分」的溝通，如來藏與阿賴耶識的結合，順理成章的出現於大乘經了。

#### 陸、代表「真常唯心論」的經典：《楞伽經》與《密嚴經》

##### （壹）總說

《楞伽經》與《密嚴經》，無著與世親的論書中，都沒有引述。唐玄奘雜糅<sup>100</sup>所成的《成唯識論》，引用這兩部經，所以被認為「唯識宗」所依的經典，其實經義是不屬於這一系的。<sup>101</sup>

##### （貳）異譯本

《楞伽經》的漢譯本，有三部；宋求那跋陀羅（Guṇabhadra）於元嘉二十年（西元 443）初譯，名《楞伽阿跋多羅寶經》，四卷。集出的時代，應該要比無著論遲一些。

《密嚴經》的漢譯本，有兩部；唐（西元 680 年前後）地婆訶羅（Divākara）初譯，這是集出更遲一些的。

這兩部經，是如來藏為依止說與瑜伽學系的阿賴耶識為依止說的綜合。<sup>102</sup>

##### （參）由於引用了瑜伽學用語，而被誤以為是瑜伽學的經典

##### 一、大乘不共的唯識論

在「大乘佛法」思想上，無著（與世親）論師是非常卓越的！依部派佛教而來的細意識說、種子熏習說，成立以虛妄分別的阿賴耶（種子）識為依止，抉擇貫通大乘經說，而形成大乘不共的唯識論。

##### 二、融攝唯識法義，而成立真常唯心論

在這一系經論中，如五法<sup>103</sup>（pañca-dharma）、三自性（trividha-svabhāva）、八識

<sup>100</sup> 雜糅：混雜糅合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一），p.879）

<sup>101</sup> 《大乘起信論講記》，p.15：

如《楞伽經》、《密嚴經》，雖說是唯識宗的論典；但仔細地研究起來，倒是與真常唯心論的體系相合的。我所理解的是：大乘經可以分為二系：（一）、判大小二乘的空相應大乘；（二）、判有空中三教的唯心不空大乘。如《般若經》等，這是性空系的；《密嚴》、《楞伽》、《涅槃》、《金光明》等經，是以唯心不空為究竟了義的。

<sup>102</sup> 《華雨集》（第三冊），pp.207-208：

如來藏、自性清淨心，在《楞伽經》、《密嚴經》中，融攝了瑜伽行派（Yogācāra）的唯識現（vijñapti-mātra），成為真常為本的唯心（citta-mātra）。

<sup>103</sup> 《顯揚聖教論》卷 6〈2 攝淨義品〉（大正 31，507a17-22）：

五法者：一、相，二、名，三、分別，四、真如，五、正智。相者，若略說，謂一切言說所依處。名者，謂於諸相中依增語。分別者，謂三界所攝諸心心法。真如者，謂法無我所顯聖

(aṣṭau-vijñānāni)、二無我 (dvidhānairātmya) 等 (無著論著重於八識的成立)，成為體系精嚴的論義。無著 (傳承彌勒) 論是分別敘述的，為《楞伽》與《密嚴》所融攝，綜合的敘述。

如《大乘入楞伽經》說「五法、三自性，及與八種識，二種無我法，普攝於大乘」<sup>104</sup>。

《大乘密嚴經》，說「菩薩入於諸地，了知五法、八識、三性及二無我」、「大乘真實義，清淨無等倫，遠離諸分別，轉依之妙道。八種識境界，諸自性不同，五法及無我，差別而開示」<sup>105</sup>。綜合為大乘的重要經義，是顯然可見的。

無著論所成立的三身 (trayāḥ kāyāḥ)，及轉識所成的四智 (catvāri-jñānāni)<sup>106</sup>；《楞伽經》一再說到三身<sup>107</sup>，但二經都沒有說到四智。由於這二部經引用了「五法、三自性、八識、二無我」成語，所以一般誤以為是瑜伽學的。

瑜伽派本是出於定慧修持的瑜伽者 (yogaka)，<sup>108</sup>傳出了《瑜伽師 (或作「行」) 地論》，學風漸重於義理的思擇。而《楞伽》與《密嚴》，雖也作分別思擇，而重在修持，經中到處說「自證聖智」<sup>109</sup>、「瑜伽」、「現法樂住自證之境」<sup>110</sup>。這是如來藏系的瑜伽行者，融攝阿賴耶識系的法義，成立自宗——真常為依止的唯心 (cittamātratā) 論。

### 柒、如來藏與藏識 (阿賴耶識) 的關係

#### (壹) 引起如來藏與阿賴耶識聯合之由

如來藏約真如 (tathatā) 說；心性本淨約心空性 (śūnyatā) 說，虛妄分別識不是性本淨的：這是瑜伽學。《阿毘達磨大乘經》，說依他起性「彼二分」，以「金土藏」為譬喻，是以引起如來藏與阿賴耶識的聯合。

#### (貳) 從《楞伽經》看如來藏與藏識之關係

##### 一、引經

《楞伽經》也說八識，八識是「如來藏名識藏心，意，意識及五識身」<sup>111</sup>。如來藏

智所行一切言說，所不依處。正智者，略有二種：一、唯出世間，二、世間出世間。

<sup>104</sup> 《大乘入楞伽經》卷 5 (大正 16, 620c)。

<sup>105</sup> 《大乘密嚴經》卷上 (大正 16, 730b)。又卷下 (大正 16, 746a-b)。

<sup>106</sup> 《大乘莊嚴經論》卷 3 (大正 31, 606a-607b)。《攝大乘論本》卷下 (大正 31, 149a-c)。《大乘阿毘達磨集論》卷 7 (大正 16, 690c)。

<sup>107</sup> 《大乘入楞伽經》卷 1 (大正 16, 591c)。又卷 1 (大正 16, 596b)。

<sup>108</sup> 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，p.611：

瑜伽 (yoga) 是相應——契合的意思。寬泛的說，凡是止觀相應的，身心、心境或理智相應的，都可說是瑜伽。瑜伽——身心相應的修持法，名為瑜伽行。從修持以求實現特殊的宗教經驗者，名瑜伽師。所以瑜伽師，為定慧修持者的通稱。

<sup>109</sup> 《大乘入楞伽經》卷 3 (2 集一切法品) (大正 16, 602a20-22)：

云何諸如來禪？謂入佛地住自證聖智三種樂，為諸眾生作不思議事，是名諸如來禪。

<sup>110</sup> 《大乘密嚴經》卷 1 (2 入密嚴微妙身生品) (大正 16, 751a5-7)：

心得無違現法樂住內證之智，為大定師於定自在，能隨順說諸地之相，常在一一切佛國土中，為諸上首演深妙法。

<sup>111</sup> 《楞伽阿跋多羅寶經》卷 4 (大正 16, 512b)。

《大乘入楞伽經》卷 5 (大正 16, 621c)。《入楞伽經》卷 8，但作「阿黎耶識」(大正 16, 559b)。

與藏識——阿賴耶識的關係，到底是怎樣的？《大乘入楞伽經》卷 5（大正 16，619b-620a）說：

「世尊！惟願為我說蘊界處生滅之相，若無有我，誰生誰滅？而諸凡夫依於生滅，不求盡苦，不證涅槃。」

「如來藏是善不善因，能遍興造一切趣生，譬如伎兒<sup>112</sup>，變現諸趣，離我所。……無始虛偽惡習所熏，名為藏識，生於七識無明住地。譬如大海而有波浪，其體相續，恆注不斷。本性清淨，離無常過，離於我論。<sup>113</sup>其餘七識——意、意識等念念生滅。」

「我為勝鬘夫人及餘深妙淨智菩薩，說如來藏名藏識，與七識俱起。」

「甚深如來藏，而與七識俱」<sup>114</sup>。

## 二、說明

這段經文，可說是《勝鬘經》義的引申。《勝鬘經》以為「七法剎那不住，不種眾苦，不得厭苦樂求涅槃」。惟有「如來藏常住不變」能為依止，才能成立生死與涅槃<sup>115</sup>。依《楞伽經》說，凡夫、外道們，總以為生死流轉非有我（ātman）不可。生死如沒有所依自體，那一切是生滅的，也就不可能希求涅槃了。

依此而說如來藏教，也就說生滅法是不能為依而成立生死的。如經上說：「譬如破瓶不作瓶事，亦如焦種不作芽事。如是，大慧！若陰界入性已滅、今滅、當滅，自心妄想見，無因故，彼無次第生。」<sup>116</sup>這所以要依如來藏為依止，這種思想，與「瑜伽」是完全對立的。<sup>117</sup>

<sup>112</sup> 伎兒：指歌舞藝人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一），p.1179）

<sup>113</sup> 《中國禪宗史》，pp.22-23：

「離無常過（如來藏是常住的），離於我論（如來藏是無我的），自性無垢，畢竟清淨」，所以離卻妄想塵勞，就能解脫常樂，這就是依之而有涅槃。

<sup>114</sup> 《入楞伽經》卷 7（大正 16，556b-c）。《楞伽阿跋多羅寶經》卷 4（大正 16，510a-b）。

<sup>115</sup> 《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》（大正 12，222b）。《大寶積經》〈48 勝鬘夫人會〉（大正 11，677c）。

<sup>116</sup> 《楞伽阿跋多羅寶經》卷 1（大正 16，483c）。

<sup>117</sup> 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p.245-246：

佛說「諸法無我」，是一般人所不易信受的，所以部派佛教中，也有成立「我」的學派。《楞伽經》中，大慧（Mahāmāti）菩薩代表了一般的心理，請佛解說。佛說生死流轉，在生死流轉中的，只是五陰、六界、六入（處），並沒有我。在一般人看來，如沒有我，那誰在生，誰在滅？也就是誰在生死？這是以「無我」為不能成立生死的。還有，如《經》說：「譬如破瓶不作瓶事，亦如焦種不作芽事。如是大慧！若陰界入性，已滅、今滅、當滅，自心妄想見，無因故，彼無次第生」。滅（nirodha），被解說為什麼都沒有了，那末前一剎那滅，第二剎那就「無因」而不可能生起了。這是說：生滅無常是不能成立生死流轉的，如經說：「其餘諸識有生有滅，意識等念念有七」；「七識不流轉，不受苦樂」，與《勝鬘經》的「此七法，剎那不住，不種眾苦」說相合。瑜伽學說：剎那不住的有為生滅，可以成立生死的流轉，受苦樂的異熟（vipāka），所以以依他起自性（para-tantra-svabhāva），阿賴耶識（ālaya）為所依。但《楞伽經》雖肯認「無我」，卻同意一般的觀點，所以要在諸行生滅法外，立常住不變，不生不滅的如來藏（藏識）為依止。



### 三、對照《楞伽經》的另一節經文

#### (一) 引經

這段經文，可以另一節經文為參考，如《大乘入楞伽經》卷 1、2（大正 16，593b-c、594c）說：

「識，廣說有八，略則唯二，謂現識<sup>118</sup>及分別事識。大慧！如明鏡中現諸色像，現識亦爾。大慧！現識與分別事識，此二識（異）無異，相互為因。大慧！現識以不思議熏變為因；分別事識以分別境界及無始戲論習氣為因。……轉識、藏識若異者，藏識非彼因；若不異<sup>119</sup>者，轉識滅藏識亦應滅，然彼真相不滅。大慧！識真相不滅，但業相滅。若真相滅者，藏識應滅。」

「意等七種識，應知亦如是，如海共波浪，心俱和合生。譬如海水動，種種波浪轉，藏識亦如是，種種諸識生」。

#### (二) 說明

##### 1、宋譯與唐譯的同異處

###### (1) 宋譯與唐譯相同的部分：如來藏為善不善依

與宋譯《楞伽》相當部分，說「八識」，處處說「藏識」，而上（一節）引經文，明確的說：如來藏為善不善的因依。在或善或惡的五趣、四生中，如來藏如伎兒那樣，現起種種變化，而伎兒還是伎兒。

依如來藏而有生死，但如來藏不是作者、不是受者，所以能離凡俗外道們的我執。在生死中流轉諸趣，與《不增不減經》所說「如來藏即是法身。……從無始世來，隨順世間，波浪漂流，往來生死，名為眾生」<sup>120</sup>的意義相當。<sup>121</sup>

###### (2) 唐譯融攝賴耶更為善巧：如海水與波浪喻

然《楞伽經》融攝了瑜伽的阿賴耶識，以阿賴耶識來說明，善巧多了！如來藏為無始以來的虛偽惡習——虛妄的種種戲論所熏習，就名為藏識。

熏習，瑜伽學者也稱之為「遍計所執種子」、「過患之聚」。所以，藏識不外乎自性清淨心為煩惱所覆染，形成攝藏一切熏習，現起一切的藏識——現識（khyāti-vijñāna）。

現識，如明淨的頗胝迦寶（sphatika）<sup>122</sup>，受外色反映而現為雜染色。這種受熏而

<sup>118</sup> 現識：梵語 khyātivijñāna。為阿梨（賴）耶識之別名。乃楞伽經所說「三識」之一。蓋一切諸法皆依阿梨耶識而顯現種種境界之相，故阿梨耶識又稱為現識。猶如鏡中映現諸色像，阿梨耶識顯現一切妄境界之相，為分別事識所攀緣。又所謂轉阿梨耶識可得大圓鏡智，即是基於此意。（《佛光大辭典》（五），p.4731）

<sup>119</sup> 不異：沒有差別；等同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一），p.440）

<sup>120</sup> 《不增不減經》（大正 16，467a-b）。

<sup>121</sup> 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，p.319：

切實說來，如來才是真眾生。眾生也即是我的異名，非蘊處界的聚合體，而在生死流轉中永恆不變的，才是眾生。這在大乘經中，也有說得非常清楚的，如《不增不減經》說：「即此法身，過於恆沙無邊煩惱所纏，無始世來，隨順世間，波浪漂流，往來生死，名為眾生」。法身即眾生，因此眾生非他，即是如來。如來自無始世來即流轉生死，始名眾生。

<sup>122</sup> 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.74：

轉變，稱為不思議熏變（acintyavāsanā-pariṇāma）。現識與分別事識（vastu-prativikalpa-vijñāna）——前七種轉識（pravṛtti-vijñāna），俱時而轉，如海水與波浪一樣。

## 2、《楞伽經》融攝瑜伽學，而意在如來藏自性清淨心

### （1）藏識的名字應淨除，而藏識的自體不應滅

所引的上一節經，還說到「應淨如來藏藏識之名。大慧！若無如來藏名藏識者，則無生滅」、「若無藏識，七識則滅」<sup>123</sup>。如來藏而被稱為藏識，那是為無始惡習所熏變，現起不淨，七識也剎那生滅不住了。所以應該淨除——捨藏識名字。藏識是依如來藏而幻現的；應該滅去的，是藏識的名字而不是藏識自體。

### （2）阿賴耶識有業相與真相二分，真相即是如來藏別名

在所引的下一節經中，可見阿賴耶識有業相（karmalakṣaṇa）與真相（jāti-lakṣaṇa）二分（通二分）。業（karman），《楞伽經》是泛稱一切熏習——動能的。藏識所攝藏的業相，也就是藏識之所以被稱為藏識的，是應該淨除的。但真相不能滅，如滅除真相，那就藏識自體也被滅，這是什麼也沒有的了邪見。這裏的真相，是如來藏別名。<sup>124</sup>

### （3）《楞伽經》所說的八識或唯心，與瑜伽學是不相同的

如所引經文，第二節說藏識與七識俱轉，如海與波浪；第一節說「甚深如來藏，而與七識俱」，也是大海與波浪那樣。可見《楞伽經》處處說八識，說藏識而藏識有真相（如來藏），是與瑜伽學不同的。<sup>125</sup> 瑜伽者說唯識，而《楞伽經》到處說「唯心」、「唯心所現」、「唯自心現」、「唯是心量」，也是不相同的。《楞伽》雖融攝了瑜伽學，而意在如來藏自性清淨心吧！<sup>126</sup>

## （參）從《密嚴經》看如來藏與藏識之關係

### 一、由於傳出較遲，對於如來藏與藏識的關係說得更具體

魏菩提流支（Bodhiruci）與唐實叉難陀（Śikṣānanda）所譯的《楞伽經》，後面增多了「陀羅尼品」與「偈頌品」；「偈頌品」與《大乘密嚴經》，以偈頌說法的風格相近。《密嚴經》也說五法、三自性、八識、二無我，也類似瑜伽派經典。<sup>127</sup>

頗胝迦寶（sphatika）是「瑩淨透明」的，與紅色等物品在一起，就會成紅色等。

<sup>123</sup> 《大乘入楞伽經》卷 5（大正 16，619c）。

<sup>124</sup> 《大乘起信論講記》，p.95：

阿賴耶中有二種相：一、業相，二、真相。真相，即不生滅的如來藏。業相，即雜染熏習，為發生一切雜染法的動力，《楞伽經》名為業。所以，阿賴耶識滅，只是阿賴耶的有漏雜染熏習滅，阿賴耶識的自體——真相，是不滅的；真相，即是如來藏心。

<sup>125</sup> 《永光集》，p.140：

瑜伽行派立八識，《楞伽經》也立八識，但八識是：「如來藏藏識心、意、意識及五識身」。如來藏是不生不滅的；意、意識等七識是念念生滅的；阿黎耶——藏識通二分，「真相」（即如來藏）是不滅的，藏識攝藏的虛偽熏習——「業相」是可滅的。

<sup>126</sup> 參閱《如來藏之研究》第 8 章，pp.237-246。

<sup>127</sup> 《大乘密嚴經》卷 1〈2 妙身生品〉（大正 16，730b13-19）：

爾時金剛藏菩薩摩訶薩說是偈已，自現其身如一指節，或如芥子乃至毫端百分之一，或現

由於傳出遲一些，《楞伽經》說得多少含蓄些的如來藏與藏識的關係，《密嚴經》說得更具體，如說「藏識亦如是，諸識習氣俱，而恆性清淨，不為其所染」、「賴耶體常住，眾識與之俱」<sup>128</sup>、「阿賴耶識本來而有，圓滿清淨，出過於世，同於涅槃」<sup>129</sup>。說得最明顯的，如《大乘密嚴經》卷下（大正 16，747a）說：

「如來清淨藏，亦名無垢智，常住無始終，離四句言說。佛說如來藏，以為阿賴耶，惡慧不能知，藏即賴耶識。如來清淨藏，世間阿賴耶，如金與指環，展轉無差別。」

阿賴耶識真相，《密嚴經》更著力的表示出來。

二、以如來藏真我，破斥外道我及佛法的無我，並強調是修證者所知，與論師的立場不同

（一）《楞伽經·偈頌品》

《楞伽經》的〈偈頌品〉，回到了如來藏的本來意義，所以說：「內證智所行，清淨真我相，此即如來藏，非外道所知」<sup>130</sup>。破斥外道所說的我，進而破佛法的無我說，如《大乘入楞伽經》卷 7（大正 16，638a）說：

「說真我熾然，猶如劫火起，燒無我稠林，離諸外道過。……於諸蘊身中，五種推求我，愚者不能了，智見即解脫。」

以如來藏真我，破斥外道的我，也破佛法所說的無我。以五蘊中作五種推求而不可得，是《中論》〈觀如來品〉所說的<sup>131</sup>。

經上說：「蘊中真實我，無智不能知」<sup>132</sup>，如是智者，那就見真我而得解脫了。有真我的理由，是金銀在礦、琴中妙音、地下水、懷胎、木中火等譬喻<sup>133</sup>；而最有力的，當然是「內證智所行」的修持經驗了。<sup>134</sup>

（二）《密嚴經》

《密嚴經》也說：

「所謂阿賴耶，第八丈夫識，運動於一切，如輪轉眾瓶<sup>135</sup>，如油遍在麻，鹽

佛身或現獨覺身或現聲聞身，及餘無量種種之形而說於法。或說菩薩入於諸地，了知五法、八識、三性及二無我，得如幻三昧隨意受身，自在神通力無所畏，皆不退轉淨所依止，入於佛地無漏蘊界常無變易。

<sup>128</sup> 《大乘密嚴經》卷中（大正 16，765a）。又卷下（大正 16，768b）。

<sup>129</sup> 《大乘密嚴經》卷中（大正 16，737c）。

<sup>130</sup> 《大乘入楞伽經》卷七（大正 16，637b）。《入楞伽經》卷 10（大正 16，583a）。

<sup>131</sup> 《中論》卷 4（大正 30，29c）。

<sup>132</sup> 《大乘入楞伽經》卷 7〈10 偈頌品〉（大正 16，637c22）。

<sup>133</sup> 《大乘入楞伽經》卷 7（大正 16，637c）。

<sup>134</sup> 《華雨集》（第三冊），pp.184-185：

「真我」，梵語（pudgala）（補特伽羅）。有我的理由，是種種譬喻：如琴中妙音、伏藏、地下水、懷胎、木中火等（大正 16，637c）。最有力的證明，當然是「內證智」的修驗。《中論》以五種推求我不可得，悟入我法空性。依《楞伽經》〈偈頌品〉說，那《中論》作者是「無智不能知」了。

<sup>135</sup> （1）《大乘密嚴經》卷 2〈2 妙身生品〉（大正 16，731b18-21）：

陶師運輸杖，器成隨所用，藏識與諸界，共力無不成，內外諸世間，彌綸悉周遍。

中有鹹味，……沈、麝等有香，日月（有）光亦爾……非智所尋求，不可得分別，定心無礙者，內智之所證。」<sup>136</sup>

阿賴耶識是本淨的，名為丈夫識；丈夫是我的異名。<sup>137</sup>我在那裏？如油在麻中，鹹味在鹽中，光不離日、月一樣。你要分別尋求，是求不到的。除了種種譬喻，就是說修證者所知，與論師的立場是不相同的。

### （三）小結

有如來藏（阿賴耶識）我的理由，如理解些印度神學——奧義書（Upaniṣad）、吠檀多（Vedānta）派所說，也許會覺得有些共同性的。

### 捌、總結

#### （壹）通俗的心臟與深徹的真實心是可以統一的

上面說到：心有質多與汗栗馱不同。阿賴耶識是質多心；如來藏自性清淨心，也還是質多。都可以名為識，所以有「八九種種識」的話<sup>138</sup>。

《楞伽經》說「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，性自性第一義心」，附注有「此心，梵音肝栗大。……是樹木心，非念慮心」<sup>139</sup>。

這表示了：一方面，從分別思慮的質多心，說到心臟的心，心臟一般是作為分別思慮心的依處；一方面，從一般的心，到達心的深處。通俗的心臟，深徹的真實心，是可以統一的。

#### （貳）佛從月藏生

《楞伽經》說到「普賢如來佛土」<sup>140</sup>。《密嚴經》的密嚴淨土，為密宗所推為大日（Mahāvairocana）如來的淨土。

《密嚴經》說：「入於無垢月藏殿中，昇密嚴場師子之座。」<sup>141</sup>這是說：從清淨圓滿的月輪心，而進入密嚴（Ghanavyūha）淨土。

《楞伽經》也說：《楞伽經》宣說者的祖父，是「從於月種生，故號為月藏」<sup>142</sup>，月藏（Soma-gupta）或譯為月護。佛從月藏生，與《密嚴經》意相合。

（2）《十誦律》卷9（大正23，65a8-12）：

又比丘往語陶師子比丘言：「汝陶師種，用出家受戒為？汝應學知土相取土調泥著水多少，學轉輪作盆瓶、釜蓋、大鉢拘鉢多羅、半拘鉢多羅、大捷磁、小捷磁，如是種種陶師技術汝應學。」

<sup>136</sup> 《大乘密嚴經》卷中（大正16，731a-b）。

<sup>137</sup> 《華雨集》（第三冊），p.185：

丈夫，梵語（puruṣa），是《吠陀》所說的原人，一切依此而有的大人。在《密嚴經》中，丈夫就是如來藏識。真實我與丈夫第八識，是如來藏異名，所以「真常唯心論」，是真心，也就是真我；離垢清淨，就是如來。

<sup>138</sup> 《大乘入楞伽經》卷6（大正16，625a）。《入楞伽經》卷9（大正16，565b）。《大乘密嚴經》卷中（大正16，759c）。

<sup>139</sup> 《楞伽阿跋多羅寶經》卷1（大正16，483b）。

<sup>140</sup> 《大乘入楞伽經》卷3（大正16，603a）。

<sup>141</sup> 《大乘密嚴經》卷上（大正16，723c）。

<sup>142</sup> 《大乘入楞伽經》卷7（大正16，638c）。

**(參)《楞伽》與《密嚴》在如來藏我的基石下融攝瑜伽學，成為真常唯心論**

總之，《楞伽經》與《密嚴經》，是在如來藏我的基石上，融攝了瑜伽學——阿賴耶識為依止的唯識學，充實了內容，成為「真常（為依止的）唯心論」。在通俗的譬喻教化下，引向修證，為出現「秘密大乘佛法」的有力因素。

### 第三節、如來藏與「如來論」

#### 壹、如來藏說的流行，引起佛教界的廣泛迴響

- ◎如來藏 (tathāgata-garbha) 說的流行，引起佛教界的廣泛迴響。以「初期大乘」及龍樹 (Nāgārjuna) 學解說佛性 (buddha-dhātu) 的，是《大般涅槃經》後出部分。<sup>143</sup>
- ◎以真如 (tathatā) 解說如來藏與我 (ātman)，含容如來藏說，而在轉染還淨中以虛妄分別識為依止的，是廣說唯識 (vijñapti-mātratā) 的瑜伽派 (Yogācāra)。唯識學為如來藏說者所融攝，成為「真常唯心論」。<sup>144</sup>
- ◎然代表如來藏說主流的，是《究竟一乘寶性論》等。我在《如來藏之研究》中，已有所說明<sup>145</sup>。這裏略加敘述，及新近理解到的重要意義。

#### 貳、代表如來藏說主流的一經二論

代表如來藏說主流的，漢譯有一經二論。<sup>146</sup>

##### (壹) 總標

- 一、《究竟一乘寶性論》，魏 (西元 508 年來華的) 勒那摩提 (Ratnamati) 譯，4 卷，堅意 (Sthitamati) 造。有說是世親 (Vasubandhu) 造的，西藏傳說彌勒 (Maitreya) 論。<sup>147</sup>
- 二、《法界無差別論》，唐提雲般若譯，也是堅意造的。<sup>148</sup>

<sup>143</sup> 《華雨集》第四冊，p.23：

在世俗語言中，「如來」有神我的意義，胎「藏」有《梨俱吠陀》的神話淵源，所以如來藏、我的思想，與傳統的 (「佛法」與「初期大乘」) 佛法，有相當的距離。因此，或者以「空」、「緣起」來解說佛性 (不再說如來藏了)，眾生「當 (來) 有佛性」，而不是一切眾生「定有佛性」，如《大般涅槃經》「後分」所說。

<sup>144</sup> 《華雨集》(第三冊)，p.180：

西元四、五世紀，瑜伽行派 (Yogācāra) 的無著 (Asaṅga) 與世親 (Vasubandhu) 論師，廣說一切唯識所現；依虛妄的阿賴耶識 (ālayavijñāna)，成立唯識說。當時流行的如來藏，就是自性清淨心說，融攝了瑜伽行派的唯識現，而成「真常唯心論」，代表性的教典，是《楞伽經》與《密嚴經》。

<sup>145</sup> 《如來藏之研究》第 6 章，pp.150-182。

<sup>146</sup> 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.150：

傳說為堅慧 (Sāramati) 所造的《究竟一乘寶性論》，《法界無差別論》，及《無上依經》，比較接近如來藏說的本義，代表了如來藏論學的主流。

<sup>147</sup> 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p.7-8：

《究竟一乘寶性論》，4 卷，元魏正始 5 年 (西元 508) 來華的，勒那摩提 (Ratnamati) 所譯。這部論，有本頌，解釋——偈頌及長行，沒有標明造論者的名字。漢譯以外，現存有梵本與藏譯本。依中國古人的傳說，《寶性論》是堅慧 (Sāramati) 菩薩造的。但西藏傳說：偈頌是彌勒 (Maitreya) 造，釋論是無著 (Asaṅga) 造的。對於本論的作者，近代有不同的見解。真諦的《婆藪槃豆法師傳》說：世親 (Vasubandhu) 造三寶性論。「三寶性」就是「寶性」，所以《梵漢對照究竟一乘寶性論研究》，推定為堅慧造本頌，世親造釋論。

<sup>148</sup> 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.8：

《大乘法界無差別論》，2 卷，堅意菩薩造。現存有二本：一、五言的二十四頌，分為十二義，別別解釋，這是賢首疏所依的論本。二、總舉七言的二十四頌，然後分十二義解釋。論義相同，都說是唐提雲般若所譯。然《開元釋教錄》所記，指五言頌本說。

三、《無上依經》，2卷，梁（西元555頃）真諦（Paramârtha）譯。《無上依經》被編入《勝天王般若經》（梁太清2年，即西元548年傳來），即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第六會。<sup>149</sup>

（貳）如來藏說與瑜伽學關係深切

一、《寶性論》

（一）《寶性論》所依據的經論

《究竟一乘寶性論》，有「本論」與「釋論」。「本論」偈的內容，所依據的經典，顯然可見的是：《大般涅槃經》「前分」、《如來藏經》、《不增不減經》、《勝鬘經》、《大集經》的《寶女經》、《如來莊嚴智慧光明入一切佛境界經》（西元501年初譯）。「本論」以體、因、果、業、相應、行<sup>150</sup>——六事，說明如來藏與菩提（bodhi），顯然引用了無著（Asaṅga）的《大乘莊嚴經論》；與《大乘莊嚴經論》的〈菩提品〉，關係極深！

151

（二）《寶性論》可能學出瑜伽系而自成一派，或可能引用瑜伽學的法義來莊嚴自宗

《寶性論》立有垢真如（samala-tathatā）、無垢真如（nirmala-tathatā），轉依（āśraya-parāvṛtti）。三身——實體身（svābhāvika-kāya）、受樂身（sāmbhogika-kāya）、化身（nairmāṇika-kāya），二障——煩惱、智（所知）障（kleśa-jñeya-āvaraṇa），二種（出世間）無分別智（dvividha-jñāna-lokōttara-avikalpa），無漏界（anāsrava-dhātu）等，都是與瑜伽學相合的。但五法、三自性、八識、四智，卻沒有引用；不取瑜伽學的種子說，不說唯識所現。這可能是學出瑜伽系而自成一派；更可能是如來藏說者，引用瑜伽學的法義來莊嚴自宗。<sup>152</sup>

二、《法界無差別論》

《法界無差別論》以菩提心（bodhi-citta）為主，以十二義來解說。<sup>153</sup>菩提心是菩薩

<sup>149</sup> 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.7：

《無上依經》，2卷，陳永定2年（西元558），真諦（Paramârtha）譯，有的說是梁代所譯的。《無上依經》分六品，〈校量功德品〉第一，與失譯的《未曾有經》，唐玄奘譯的《甚希有經》，是同本異譯。《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》，7卷，陳天嘉6年（西元565），月婆首那（Upasūnya）譯。唐顯慶5年、龍朔2年間（西元660-663），唐玄奘所譯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「第六分」，8卷（當大經566-573卷），就是《勝天王般若經》的再譯。本經是《寶雲經》、《無上依經》等纂集所成的。

<sup>150</sup> 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.164。

「佛菩提」立八義：實體，因，果，業，相應，行、常，不思議。『釋論』說：「行、常、不思議者，謂三種佛法身，無始世來作眾生利益，常不休息，不可思議」。行、常、不思議，同明佛的三身，所以與『大乘莊嚴經論』『菩提品』，以性，因，果，業，相應，位（三身）——六義，說明「諸佛法界（最）清淨」，是完全一致的。

<sup>151</sup> （1）參見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p.159-161。

（2）「佛業」的九種譬喻，出於《如來莊嚴智慧光明入一切佛境界經》。

（3）《釋論》說：「行、常、不思議者，謂三種佛法身，無始世來作眾生利益，常不休息，不可思議」。行、常、不思議，同明佛的三身，所以與《大乘莊嚴經論》〈菩提品〉，以性，因，果，業，相應，位（三身）——六義，說明「諸佛法界（最）清淨」，是完全一致的。

<sup>152</sup> 參見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p.161-162。

<sup>153</sup> 《大乘法界無差別論》卷1（大正31，892a21-24）：

位中依如來藏而修證圓滿的，內容與《寶性論》相通。

### 三、《無上依經》

《無上依經》的組織與內容，與《寶性論》相近，應該是參考過《寶性論》的，<sup>154</sup>信（發菩提心）為種子，般若為生母，定為胎藏，大悲為乳母——在《大乘莊嚴經論》中，是菩薩善生的因（以福智二聚為胎藏，<sup>155</sup>小異）<sup>156</sup>。《無上依經》是「為得無上菩提作因」<sup>157</sup>，比《寶性論》為如來藏的因<sup>158</sup>，似乎要適當些。<sup>159</sup>《無上依經》不取如來藏九喻、<sup>160</sup>如來事業九喻，<sup>161</sup>要接近瑜伽學些，但的確是如來藏說。

### 四、其他（真諦所譯二部）

此外有真諦所譯，傳為天親（Vasubandhu）造的《佛性論》，引用瑜伽學之三性、三無性等解說如來藏，但保持如來藏說的立場。<sup>162</sup>真諦譯的《攝大乘論釋》，引如來藏說去解釋《攝論》。<sup>163</sup>

### 五、小結

這都是折衷說，但由此可以了解，發展中的如來藏說，與瑜伽學的關係是很深切的。

菩提心略說有十二種義，是此論體，諸聰慧者應如次知。所謂<sup>(1)</sup>果故、<sup>(2)</sup>因故、<sup>(3)</sup>自性故、<sup>(4)</sup>異名故、<sup>(5)</sup>無差別故、<sup>(6)</sup>分住故、<sup>(7)</sup>無染故、<sup>(8)</sup>常恒故、<sup>(9)</sup>相應故、<sup>(10)</sup>不作義利故、<sup>(11)</sup>作義利故、<sup>(12)</sup>一性故。

<sup>154</sup> 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p.155-156。

<sup>155</sup> 《大乘莊嚴經論》卷1〈3 歸依品〉（大正31，593b13-14）：

三者、胎藏勝，以福智二聚住持為胎藏故。

<sup>156</sup> 《大乘莊嚴經論》卷1（大正31，593b）。

<sup>157</sup> 《無上依經》卷上（大正16，471a）。

<sup>158</sup> 《究竟一乘寶性論》卷3（大正31，829b）。

<sup>159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.156：

眾生本具的「如來界」，《寶性論》卻以：「信法及般若，三昧大悲等」為因，這四法能說是本有如來藏的因嗎？《無上依經》解說為佛菩提的因，似乎更妥貼些！

<sup>160</sup> (1) 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.167：

《如來藏經》以九種譬喻說如來藏：一、萎華有佛，二、蜂群繞蜜，三、糠糲粳糧，四、不淨處真金，五、貧家寶藏，六、果種，七、弊物裏金像，八、貧女懷輪王，九、鑄模內金像。

(2) 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.156：

《寶性論》的如來藏，包含了本性清淨的如來藏，與煩惱所覆的九種譬喻，而在《無上依經》中，九種譬喻被刪略了。

<sup>161</sup> 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.314：

「佛業」是利益眾生的事業，舉九種譬喻：毘琉璃寶地，天鼓，大雲雨，大自在梵天王，日輪，如意寶珠，響，大地，虛空。

<sup>162</sup> 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.209：

《佛性論》次立〈三性品〉，是瑜伽學所立的三自性(tra-svabhāva)與三無性(tra-nihsvabhāva)，引此以作融會如來藏學的理論依據。

<sup>163</sup> 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.211：

在無著、世親論，如《攝大乘論釋》中，處處引入如來藏說，這是比對異譯而可以明白的。真諦所傳述的，只有把握這一特色，才能得出正確的見解。如以為真諦所傳，代表唯識古學，那是不能免於誤解的！



(參) 以《寶性論》為主的如來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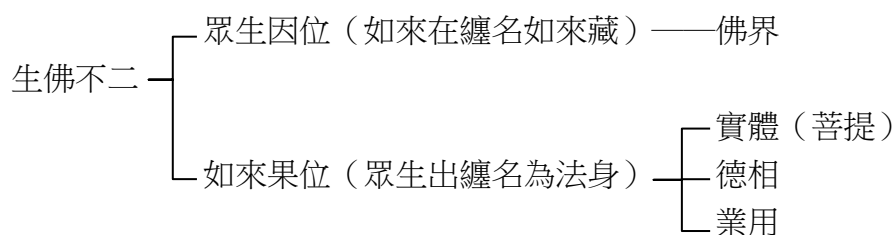
一、《寶性論》的主體

(一) 總標

《寶性論》的主體，是四法：「<sup>[1]</sup>佛性、<sup>[2]</sup>佛菩提、<sup>[3]</sup>佛法及<sup>[4]</sup>佛業，諸出世淨人，所不能思議<sup>164</sup>」<sup>165</sup>。四法是：<sup>[1]</sup>佛所依止的因——界 (dhātu)；<sup>[2]</sup>圓滿證得的 (無上) 菩提 (bodhi)；<sup>[3]</sup>佛所圓滿的一切法 (dharma)，也就是功德 (guṇa)；<sup>[4]</sup>利益眾生的事業 (karman)。<sup>166</sup>《無上依經》也這樣說：「如來希有不可思議。所以者何？<sup>[1]</sup>為界為性不可思議；<sup>[2]</sup>為菩提為證得不可思議；<sup>[3]</sup>為功德為法不可思議；<sup>[4]</sup>為利益為作事不可思議」<sup>167</sup>。《寶性論》初，歸依三寶，而以佛為究竟歸依處。這是《論》的序分，「釋論」以三寶及佛性、佛菩提、佛法、佛事業，合稱「七金剛句」。

(二) 別釋

四法中，佛性——佛界 (buddha-dhātu)，是如來藏異名，是佛所依因；一切眾生有此如來界 (tathāgata-dhātu)，所以眾生都能成佛。是一切眾生所有的，只是凡聖差別，有不淨、有 (不淨中) 淨、有究竟清淨，而本性是沒有差別的。佛界，可說是約眾生因位說；如依此而成佛，那麼菩提是佛體，佛法是佛的功德，佛業是利益眾生的業用，列表如下：



二、《寶性論》依三義說「一切眾生有如來藏」

(一) 引論

「佛性」章，說明「一切眾生有如來藏」，「為煩惱所纏覆」。如來藏是依什麼說的？《究竟一乘寶性論》卷 3 (大正 31, 828a-b) 說：

「法身遍，無差，皆實有佛性，是故說眾生，常有如來藏。」

「一切眾生界，不離諸佛智；以彼淨無垢，性體不二故；依一切諸佛，平等

<sup>164</sup> 《佛說無上依經》卷 1 〈2 如來界品〉 (大正 16, 470c7-10)：

阿難！有二種法不可通達：一者自性清淨法界不可通達；二者煩惱垢障不可通達，惟阿毘跋致菩薩與大法相應，能聽能受能持。

<sup>165</sup> 《究竟一乘寶性論》卷 4 (大正 31, 846c)。

<sup>166</sup> 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.162：

《寶性論》立四章：佛界 (buddha-dhātu)，佛菩提 (buddha-bodhi)，佛德 (buddha-guṇa)，佛業 (buddha-karman)，可見是以佛果為主題的。佛菩提是佛的體性，從如來常住大般涅槃 (mahā-parinirvāṇa) 而來的如來藏說，重在般涅槃，《寶性論》依「菩提」來說，與瑜伽學相同。菩提是佛的體性，佛德是佛的德相，佛業是佛的業用；所以這是從佛的體、相、用，或實、德、業——三方面來闡明佛果。這部分，是依大乘經，如《華嚴》、《大集經》等而說的。

<sup>167</sup> 《無上依經》卷上 (大正 16, 469b)。

法性身；知一切眾生，皆有如來藏。」

上引偈頌，依梵本，「一切眾生界」偈在前，是「本論」；「法身遍、無差」偈在後，是解釋「本論」的「釋論」。

## （二）別釋三義

一切眾生有如來藏，《論》依三義來解說：

一、佛法身（dharma-kāya）遍在一切眾生身中，所以眾生不離如來智慧。

二、真如（tathatā）是清淨無差別，佛與眾生，無二無別。

三、平等法性身，梵本為佛種性（buddha-gotra），是眾生確實有的。

依此三義，所以經上說「一切眾生有如來藏」。三義，只是一事的三方面說明：從佛法身說到遍在眾生身中，是法身義；從眾生說到佛性，是種性義；眾生與佛平等無差別，是真如義。

真如無差別義，是瑜伽學所同說的。依法身遍一切處，說眾生具有如來智慧；因為眾生有如來藏，所以能厭苦樂求涅槃。法身與佛種性——二義，顯然的與瑜伽學不同。

## 三、生死煩惱等依於自性清淨心（如來藏），卻非清淨心所生

### （一）引論

如來藏在纏的九種譬喻，解說為「眾生貪瞋癡、妄想煩惱等，塵勞諸垢中，皆有如來藏」<sup>168</sup>；覆障如來藏的，約煩惱說。說如來藏有<sup>(1)</sup>不淨、<sup>(2)</sup>（不淨中）有淨、<sup>(3)</sup>善淨——三類，就是眾生、菩薩、佛。不淨是生死眾生；生死依如來藏而有，如《究竟一乘寶性論》卷3（大正31，832c）說：

「地依於水住，水復依於風，風依於虛空，空不依地等。如是陰界根<sup>處</sup>，住煩惱業中；諸煩惱業等，住不善思惟；不善思惟行，住清淨心中，自性清淨心，不住彼諸法。……淨心如虛空，無因復無緣。」

### （二）說明

#### 1、生死依如來藏而有

「陰界根」是報得的身心自體，依於業及煩惱而有；煩惱從不善思惟（ayoniśomanaskāra）而起。這都是依於清淨心——如來藏，如地、水、風的依於虛空一樣。雜染生死——惑、業、苦，依於如來藏，如來藏卻不依生死，所以自性清淨心（prakṛti-prabhāsvara-citta）是不受染污的。

#### 2、如來藏無所依住

「淨心如虛空，無因復無緣」，如來藏是無所依住的。<sup>169</sup>這與《維摩詰所說經》的「無住為本」、「無住則無本」、「從無住本立一切法」的意義相合<sup>170</sup>。<sup>171</sup>依《論》

<sup>168</sup> 《究竟一乘寶性論》卷4（大正31，837a）。

<sup>169</sup> 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.181：

生死依如來藏而有，但如來藏淨心，卻是虛空那樣的無所依止，也不受生死虛妄的影響。

<sup>170</sup> 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卷中（大正14，547c）。

<sup>171</sup> 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.181：

義，生死煩惱等依自性清淨心，卻不是清淨心所生的，《佛說無上依經》卷上（大正 16，469b）也說：

「一切眾生，有陰界入勝相種類，內外所現，無始時節相續流來，法爾所得至明妙善。……是法不起無明；若不起無明，是法非十二有分<sup>支</sup>緣起。」<sup>172</sup>

《經》說如來界是眾生法爾所得的至明妙善，不是無明等十二有支生起的因緣。所以如來藏為依為住而有生死，卻不能說如來藏——「真如生無明」等的。<sup>173</sup>

#### 四、總結《寶性論》的四大主體

「佛界」是一切眾生具有的如來藏，是佛的因依。

「佛菩提」明佛體，以實體、因、果、業、相應、行、常、不思議——八義來說明。

「佛德」是十力、四無所畏、十八不共法、三十二相，是依《寶女經》說的。

「佛業」是利益眾生的事業，舉九種譬喻：<sup>[1]</sup>毘琉璃寶地，<sup>[2]</sup>天鼓，<sup>[3]</sup>大雲雨，<sup>[4]</sup>大自在梵天王，<sup>[5]</sup>日輪，<sup>[6]</sup>如意寶珠，<sup>[7]</sup>響，<sup>[8]</sup>大地，<sup>[9]</sup>虛空。<sup>174</sup>譬喻中，有帝釋（Śakra devānām-indra）、大自在天（Maheśvara）的比喻，可能會使人感到神與佛同樣的不可思議。這九喻，是引用《如來莊嚴智慧光明入一切佛境界經》的。

#### 五、《寶性論》提出五點，說明一切眾生有如來藏

初期大乘經中，都說一切法空寂。為什麼不說空而說一切眾生有如來藏呢？「本論」提出了五點解說。

##### （一）針對大乘行者說

一、心性下劣的「有怯弱心」，覺得佛道難行，心生退怯，如知道自心本具如來藏，就能精進不退了。

二、修學大乘法的，容易「輕慢諸眾生」，總以為自己比別人殊勝。如知道如來藏是一切眾生所同具的，那就應該常不輕（Sadāparibhūta）菩薩那樣，逢人就說「我不敢輕於汝等，汝等皆當作佛」了。<sup>175</sup>

這二義，是針對大乘行者說的。

《維摩詰所說經》說：身以欲貪為本，欲貪以虛妄為本，虛妄分別以顛倒想為本，顛倒想以無住為本；「無住則無本」，「從無住本立一切法」，與依如來藏而有生死的意思相近。

<sup>172</sup>（1）《佛說無上依經》卷 1〈2 如來界品〉（大正 16，469b9-23）。

（2）《大乘起信論講記》，p.138：

眾生位中，覺體與虛妄心境，是和合而又始終是不相應的。若說真如緣起，從真而可以起妄，那佛也還可以成為眾生了！

<sup>173</sup>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，p.336：

一般所謂生死，是由惑起業，由業感果，從惑業苦的流轉不息，而有生死。約這一意義說，只能說生死沒有離開真如法性，或說迷於真如法性而有生死，不能說真如法性為生死底緣起。因為雜染法根本不能以清淨法為緣起，也不能從無漏的清淨心生起，所以《無上依經》說，真如非無明所能緣起。

<sup>174</sup>《究竟一乘寶性論》卷 1（大正 31，818a16-18），其中於毘琉璃寶地中，有提及帝釋天。

<sup>175</sup>《妙法蓮華經》卷 6（大正 9，50c）。

### (二) 針對小乘人說

三、「執著虛妄法」：小乘學者，分別蘊處界等自性，執虛妄法是有而不能說沒有的。如知道如來藏為依而有生死與涅槃，就不會執著虛妄法事相了。

四、小乘行者以為成佛是非常希有的，多數人（或少數人）是不能成佛的。這是說沒有佛性——成佛可能性的，是「謗真如佛性」。如知道依真如說佛性，佛性是一切眾生平等共有的，就不會謗真實法了。

這二義，是針對小乘人（一分通於瑜伽學）說的。<sup>176</sup>

### (三) 針對一般人（外道）說

五、「計身有神我」，這是一般人，特別是外道。如《楞伽經》說：「為斷愚夫畏無我句」、「開引計我諸外道」、「為離外道見故，當依無我如來之藏」。<sup>177</sup>

### (四) 小結

不說一切法空而說如來藏的理由，「本論」所說的五義，是相當正確的！「釋論」卻專在如來藏學上說，失去了適應眾生的對治、鼓勵、誘化的善巧方便<sup>178</sup>！

### (肆) 《寶性論》與《無上依經》的出現，促使「秘密大乘佛法」的發展

《究竟一乘寶性論》與《無上依經》，沒有得到中國佛教界的重視，然在印度佛法演化史中，是值得重視的。「一葉落而知秋」，《寶性論》與《無上依經》的出現，暗示了印度佛教冬季的迅速來臨。

### 一、如來藏說的一經一論，是秘密佛教的先聲

#### (一) 人類為本的佛法

一、「佛法」著重於現實的理解，惟有認清問題，才能解決問題。以緣起法（*pratītya-samutpāda*）為依止，成立生死集與滅。在修行的前提下，多說惑業苦與戒定慧；對究竟理想的涅槃（*nirvāṇa*），點到為止，這是證知而不可以言說、表徵<sup>179</sup>的，多說是會引人想入非非的。這是以「眾生」——人類為本的佛法。

#### (二) 菩薩為本的佛法

「大乘佛法」出現，以悟入無生法忍（*anutpattikadharmakṣānti*）、得阿毘跋致——不退轉（*avaivartika*）為重點，所以說一切法本不生、一切法本性空、一切法本清淨等，而廣說菩提心、六度、四攝等行門。這是以「菩薩」為主的。

<sup>176</sup> (1)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.162：

瑜伽學的發展，著重於一切法相分別。

(2)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.200：

唯識學立五種種性：一、聲聞（*śrāvaka*）種性；二、獨覺（*pratyeka-buddha*）種性；三、如來（*tathāgata*）種性；四、不定（*aniyata*）種性，有多種無漏種子，雖隨緣修證二乘聖果，而可以迴小入大；五、無種性（*a-gotra*），沒有三乘無漏種子，怎麼也不能發生無漏功德，證入聖果。

<sup>177</sup>《楞伽阿跋多羅寶經》卷2（大正16，489b）。

<sup>178</sup>《究竟一乘寶性論》卷4（大正31，840b-c）。

<sup>179</sup> 表徵：2.顯露於外的徵象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一），p.538）

雖然《華嚴經》以毘盧遮那佛為主，說華藏世界，而全經還是以菩薩行為主，<sup>180</sup>「入法界品」明善知識的大行。<sup>181</sup>《法華經》開迹顯本，而「安樂行品」所說，也是一般菩薩行。<sup>182</sup>

### （三）以如來為本的佛法

佛法是甚深的，菩薩道不易！大乘後期的如來藏說，點出眾生身中本有如來藏，使「心怯弱」與「執神我」的眾生，能堅定學佛的信心。眾生本有如來智慧，眾生界（*sattva-dhātu*）與法身不二，縮短了人與佛間的距離。

《無上依經》與《寶性論》，就是以如來藏說，綜貫有關的經典，組成「佛界、佛菩提、佛法（功德）、佛業（義利）」，是佛——「如來」為主的。此後的「秘密大乘佛法」，就是以如來（不是人間的佛）為主的佛法，所以如來藏說的一經一論，可說是秘密佛教的先聲。

### 二、以「如來」為主的四義組合，對於「秘密大乘」還處於雛形階段

二、《無上依經》與《寶性論》，以<sup>[1]</sup>「界」、<sup>[2]</sup>「菩提」、<sup>[3]</sup>「法」、<sup>[4]</sup>「業」（義利）為四大主題。在「秘密大乘」中，立四種曼陀羅（*maṇḍala*）：大曼陀羅，三昧耶曼陀羅，法曼陀羅，業曼陀羅。有四印（*mudrā*）：大印，三昧耶印，<sup>[3]</sup>法印，<sup>[4]</sup>業印。第三與第四，都名為「法」與「業」，與《寶性論》等相合。

金剛界（*vajra-dhātu*）有四大品：<sup>[1]</sup>金剛界，降三世，遍調伏，<sup>[4]</sup>一切義成就。第一是「界」，第四是「義」（利益）成就，也是相合的。<sup>183</sup>

這不是巧合，是以「如來」為主的四義組合，與「界」、「菩提」、「法」、「業」的內容與次第，有一定程度的契合。不過一經一論的內容，對「秘密大乘」來說，還在孕育發展的雛形階段。

### 三、如來藏主流思想的經論，於佛教思想轉型期佔有重要地位

三、《究竟一乘寶性論》，依《大唐內典錄》說「一（名）寶性分別七<sup>大</sup>乘增上論」<sup>184</sup>。梵本論名為：*Mahāyāna-uttaratantra-śāstra*。

*mahāyāna*，是大乘。*uttara* 是上、勝、超出等意義。*tantra* 音譯為怛特羅，大部分秘

<sup>180</sup> 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.95：

《華嚴經》也是宣說菩薩行的，中國佛學所說的修行位次——十住，十行，十迴向，十地，就是依據《華嚴經》的集成次第，而被公認為菩薩行位次第的。

<sup>181</sup> 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15章，第2節，p.1274：

〈入法界品〉受到菩薩「本生」的影響，是菩薩本生的大乘化。傳說的釋尊「本生」，在修菩薩道時，多數是在家身。還有，大菩薩的方便善巧，在人間，是以不同身分、不同職業，遍一切階層而從事佛法的化導。〈入法界品〉的善知識，都是法身大士的方便教化，充滿了理想的成分。

<sup>182</sup> 《法華經》〈安樂行品〉，菩薩於惡世弘揚《法華經》時，應安住的四種法。謂：（1）安住菩薩行處及親近處。（2）若口宣說《法華》時，遠離說過、怨嫌、歎毀等惡行。（3）受持讀誦時，無懷嫉妒、詭誑等心。（4）發菩薩行之誓願，願於得無上菩提時，以神通智慧力引導眾生。

<sup>183</sup> 《金剛頂經瑜伽十八會指歸》卷1（大正18，284c18-21）：

金剛頂經瑜伽有十萬偈十八會，初會名一切如來真實攝教王，有四大品：一名金剛界，二名降三世，三名遍調伏，四名一切義成就表四智印。

<sup>184</sup> 《大唐內典錄》卷4（大正55，269b）。

密教典，不稱為經（sūtra）而名為怛特羅，或譯為「續」，怛特羅是印度固有名詞，在佛教中，是秘密教典的專用名詞。

想不到以「界」、「菩提」、「法」、「業」為主題的「如來論」，已首先使用這一名詞了！所以這一如來藏主流思想的經論，承先啟後，佔有佛教思想轉型期的重要地位！